伊濱集卷十七

序

遊伊川亭詩引

元 王沂 撰

延祐之間余吏伊上暇日訪求先賢故蹟得伊川亭遺址於郡治之東山曰司諫許公道真之所遊止者元裕之中州集云也方公之謝事而歸而常相羊肆恣以悅其意於山水之間而一時遊且官於是邦者為斯亭以

遂其樂此古迹蓋信然也不知亭幾時廢獨斷碑立草棘間為之喟然太息圖復其舊居無幾余去官不果明年春三月與二三子履訪其地攀援而登掃花席草酌酒相勞捫碑讀之悵然至於日入相顧而嘆曰許公迈當世進則效其忠退則全其樂可謂自信特立也已想其杖履於茲也負崖之軒凌虛之檻賢豪魁傑日相往來登臨眺望之樂山川雲物之勝既以自適其適而耿仲起舞上下角逐爭相後先者亦有以同其適也豈非盛哉百年之後化為荒墟霜露荊榛之所蒙翳狐兔猩鼯之所遊蟠薪人牧子之所歌嘯而躑躅興懷之變又何其悲也然自前世無不皆若此而迹許公之詩以傳後而俾後人低徊俯仰者則不在於斯亭之存亡也二三子咸賦詩以紀其事而余為之序

菊莊詩序

菊當秋高露凝始華故其氣也芳烈華黃故其色也正采擷暴燥為藥劑滌而肝昏發蘊熱故其味也苦神農

書載其功軽身延年故飲潭水者恒得上壽屈原離騷
録與橘桂芝蘭蕙菅為伍故以比君子忠貞潔白有特
操者近時業藝植者港溉培養接根剥芽益盡心而力
花豊碩妍麗色朱紫碧緑縞紬元黙班駁間雑變化至
数百種色香味非復菊矣於神農所書大不侔於離騷
所比忠貞潔白有特操者又何其寥絶也雖然荒山野
水之濱風霜所慢薄草蓼所埋翳豈無忠貞潔白有特
操者歟又豈無飲其水而壽者歟東浦張鵬翼藝菊滿
家名曰菊莊同里之士孫隆平求書鵬翼於菊将如
神農書屈原経所謂歟抑将變化百出以娯悦世人之
心目歟余故序以問之

送劉掌儀序

古之人何其安於禮也其在宗廟朝廷簋豆籩籃牛羊
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
獻酬百拜其煩且勞如是宜其交錯紛亂也然樂作於
下而禮行於上雍容穆(和)終日而不亂可不謂難哉蓋

其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校有司習之有素閑之有具於衣冠飲食有其度於言動視聽有其容其安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由其用之者非其素所習也前左後右之者勢固然也去古既遠三代禮樂之名雖存然其說亦其勢然哉今也俾民得以見先王之禮者學校釋奠而已而國者又天下之所觀也非習之有素閑之有具而欲其周旋中節也難矣哉此掌儀所以設也凡春秋二仲布儀物肆樂舞犧象籩豆之列嘒俛折旋之容弟子員鴈行立惟掌儀是聽冠帶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者惟掌儀是聽冠帶習而安之者若是然乎初劉任時以經術行誼為諸生所推補焉未幾服方領矩步者靡然嚮風曰是習於禮者也徐酒司業既已名聞矣將擢郎博士任時安於此有不安於彼哉雖然儀者禮之文也持其心養其性者禮之本也子既習其文盍亦求其本若然則異日為公卿大夫一於是而已獨郎博士乎哉

節婦胡母詩序

濟寧胡士元來請曰吾祖母氏張年十有八歸我大父大父不幸蚤世祖母時年二十六家故貧舅姑春秋高吾先子弟尚幼祖母獨任家政繕塋墜嚴饋祀供徭賦躬勞苦隨先後緩急為撙節以保有我家事舅姑能盡其孝教養諸孤俾男有立女有歸纔積粒儲至有田以食有廬以居方其憂戚窮厄人以為難處而未嘗亂其志及其老而歲時慶賀子婦諸孫詵詵在列里舍榮之而其自處彌約年八十四臨終顧謂諸子曰吾保助汝家振於既墜至是無憾矣即二千石上其行於朝表且復又曰初吾家青州之濟河天兵壞金先世昆弟四人以節死獨吾曾大父以垂髫免祖母之烈既昭於世而吾先世竟泯泯矣為我書余曰婦教廢久矣若夫人之賢雖出於天性亦子之先教行於其家也曾祖諱成祖諱立立子三人曰德曰義曰慶義生士元士元以經術侍帷幄嶷嶷有聲其祉所施在是大夫士知

其事者咸歌咏之而請余書其端元統三年三月二十日襄陰王沂書於國子學之西齋

馬節婦序

晉馬氏年十五適同里王懋卿時舅沒姑老既而喪其夫抱在髫之孤馬氏鬻父母遺笄髮間物以營窀穸羞甘鮮伺顏色以養其姑不足則又縷絮緝純以佐其闕家素寒也撫之至於有立有歸今春秋七十有司上其行表其門矣歌曰壯士在險身或辱婦也秉義潔冰玉挽笄解髢化拱木粒聚絲蓄佐不足山樞蟋蟀固晉風婦也高節烈士同自奮單弱保厥宗牲不掩豆祠春冬婉也有歸童冠巾疇濟登茲智且仁懷清有臺高華嵩名與汾水流無窮

李仁妻貞節婦詩序

婦人名不出壺其以貞節稱者當哀其不幸而體其不得已今既表其閭又從而詠歌之無乃放於文而沒春秋之義歟抑於可哀之中又有可勸戒者歟亦為子若

孫欲顯揚親之志篤而託於辭以求不朽歟故代之東
鹿軍有李仁者配王氏仁早亡王年廿九孤顯祖甫髫
也克自振單弱不亂其志緝紵縈絮勤以自給年六十
三當天歷二年州里上其行旌表矣其所謂可勸戒者
余所以書而大夫所以詩也謝歟

節婦陳氏詩序

宋社懸墟襄陽以叢爾之地北抗天戈士有效死前驅
者曰襄邑郭某其妻陳氏年甫二十六子生九月矣飲
泣設祭想魂乎千里之外自振單弱保有其家以成其
子以不亂其志享年七十五以歿孫有名元益者因國
學生同郡李文求余書是家夫效忠婦持節其於死生
之義盡矣當用兵襄漢時士之自奮行陣以樹勳業者
相接踵也郭之歿雖無表於世其妻能若是必有過人
者矣今元益兄弟五人以謹厚稱里中天之施與善人
何如哉柏舟詩於鄘國殤歌於楚士大夫動以三百篇

歌為法可徵以繼其聲耶是為序

節婦劉氏詩序

豊州民于國寶其名于妻氏劉既孝且貞于既早世身嫠子嬰姑老失子啼不成聲勢有孔棘義不得寧自振單弱守節如城脫笄解髢若涕涶輕縷絮緝絁以經以營以祠春秋豆不掩牲其姑以養其宗以承服難體順惟日兢兢老肆而安幼強以成二千石吏聞於朝廷嘉其節行既復既旌仕士在險身或侵陵婦也秉義玉剛冰清詩以歌之式揚其馨走也作序抽思非精

趙節婦詩序

國子伴讀趙守義請曰初祖母魏氏之歸我先大父也逮事舅姑惇行孝謹宜於我家大父仕江南不幸卒官時先子尚幼祖母年未三十抱嬰扶喪觸風波瘴霧之毒冒貙虺蛟鰐之險歸止舊舍繕塋塚誨勵諸孤已而親戚憐其早寡或以改適間之輒怫然曰人而獸行耶居久之舅姑繼沒櫺撫經營乃畢大事納我諸孫於儒

今守義又得綴弟子員其可忘其所自耶先生其為序將求大夫士詠歌之余謂婦職壺行尚柔乃今趙母扶微捄阨振壞而興老者待以安幼者恃以立沒者賴以歸蓋其明智過人材又足以立事故始終能成其家而不以流寄囏阨少易其意學士大夫有難能者也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趙母以之是不可無傳也

節婦孫氏序

節婦孫氏事嘉於陳文靖公而筆於余友何君巨源之文其所傳必不妄婦以節行旌非古也先王之治自內始而化行於江漢汝墳之間其有執節不二庸何顯世敝俗偷情勝理欲奪義其能以節名者不有以章之則奚以振頹靡昭貞烈也孫居顛頓囏阨之中而能不亂其志奮勵經理絲蓄粒粒聚以續烝嘗事老以安怙幼以立義徇良人力保謝宗化行姒婦張亦守義弗奪有烈如此其顯揚也固宜然則人盡所天忍恥再醮者聞孫氏之風能無愧於心乎

任安之孝行詩序

嘆之武邑有篤行君子曰任君者世長左都威衛百夫
少孤致孝於其母定省以侯晨夕温清以節寒暑甘旨以
供口體敬恭以伺色言既喪不飲酒食肉哀摧杖始能
興廬於墓三年除喪事其兄甚篤凜乎若嚴師莅側既
喪廬其墓舊三月言必戚哭必哀一以禮為師既退老於
家年九十餘而飲食倍人儀狀甚偉進拜于前者不知
其已老而子國璞以謹厚自將世其職國英以力學自奮
植其家諸孫說說樽席之側以承歡以供其老宗工
秀人賦以誦之其從遊諸生王居貞為余言如此余未
及識君觀君之孝於親者可以知其恭觀君之事於兄
者可以知其厚迹其恭且厚可以知其壽考於身流澤
於後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是不可無傳也君名惠字
安之官忠顯校尉兄潤之政之享年亦九十云

丁伯堂孝行序

伯堂者完州人也早喪母父繼良貧不自振以伯堂嗣

同郡馬敦謙已而敦謙妻物故女利其家貲謀之壻勸父俾勿娶伯堂得其情迺為敦謙繼室已而有子且立矣而敦謙卒伯堂既營葬哀毀骨立或人以其非馬氏子間之伯堂供子職自若也先是其父繼良從家河間繼室劉生子一曰仲謙劉歿繼室趙生子二人繼良垂歿顧言仲謙曰汝兄嗣馬氏存歿未可知汝其為我求焉即死弗憾至順間伯堂客京師遇仲謙言其父命如此乃相號泣遂歸丁氏之河間拜父暮問二弟安在仲謙告以歲大祲鬻於鉅室高氏矣乃訴於官捐貲贖歸竟同爨焉王先生曰俗之壞久矣大夫士於其厚或薄如君之所存盖人之所易到而余次第之者盖有警也

送蹇生序

襄陽蹇敬之年十三而喪其父事母以孝聞後四十年而母歿敬之水漿不入口三日躬自陶甓而墳之且謂其友曰親之存也竭吾力既歿而遂怠焉是死吾親也吾廬吾親墓側庶乎吾心安焉國子生脫寅為余言如

此余為之嘆曰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子之職也而未可以言孝愉色而婉容承顏而順志可以言孝至必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而後曰孝之至也敬之有焉余嘗墓申屠子龍周磐楊炎之為人以為世不多見而敬之孝行如此使充之以學問則其所就可涯也哉

孝行叔方序

孝行叔方住縣民事母孝母嘗患目疾巫醫皆無功叔方焚楮設誓旦暮禱於天十年不懈忽一日平復如初鄉閭以為孝感致然余聞天之高也地之廣漠也鬼神之不可知也人能感動之者識而已故曰孝弟之至通神於明叔方知此道使終之不倦則其為孝當何如也

說

克哷穆騰字說

監深州郎克哷穆騰西域人世居什納什勒國唐初西域主阿喇兪氏始用其國言撰字修書以教其人以故能

通者皆命爵賜姓以褒寵之克哷穆騰之先有能通其書與字者故因其地而賜姓仕納仕納仕勒國初天戈西指其四世祖某以技藝得故徙中原占籍趙之中山監郡君與其弟舍克布問名與字於余史稱漢使通西域采玉石以歸然則玉故西方之物也而周官書王人之事用之於廟祀致命於諸侯或以聘覲聘或以治兵夫祭祀聘問征伐皆國之大事也其器必以玉蓋物之備五常者惟玉為然故君子貴之也而況什納什勒氏為西域之鉅族則必知玉之所以為貴矣監郡君故余名曰瓚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夫必至寶之器而後能受至精之物字之曰靖之名舍克布曰璋詩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夫執玉高卑容之俯仰君子常以言休咎矣是可不敬乎故字之曰敬之夫思其名之貴則知其所以自貴思其字之美則知所以全其美惟其曰貴曰美則知所以自修矣

傳舟字說

余觀子產晏子之論禮曰禮之以為國與天地並曷曰禮之何其言之相似也而荀卿乃曰性僞於禮義猶器僞於埏埴木僞於斲削擬之二子又何醜疵之不併也又曰無埏埴而後土安於土無斲削而後木安於木無禮義而後人安於性彼其意欲滅禮而存性也禮亡奚以論性土柔於金而冶不能銷冰脆於木而工不能斲性之所無有者聖人能以僞為哉無埏埴則不如無土無斲削則不如無木無禮義則不如無人以為無之而後者是無人而後可也二子之在春秋先王之澤未熄其之言醇固宜若荀卿之言陋矣所謂適廢士之為橫議者衆歟雖然禮之本非天地不因禮之文非聖人不備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國學生濼京傅亨為字曰禮卿取易所謂亨者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者也生於絰術明易其儀容合於禮其文辭粹澤合繩尺嘗充上京鄉貢士將用於時矣故余告以始於天而成於人者子產晏子之言可法荀

卿之言可戒也哉

薛生字說

楚人有二璧其徑相若也而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或問曰徑與色澤相若而價倍何也對曰其一側而視之厚薄寸是以價千金夫物薄而能久者未之有也洛人浙省左轄薛公之猶子理問字於余余謂凡物莫不有理而理之義重玉非以其縝而栗溫而澤歟斯君子之所以比德也夫縝而栗溫而澤理之至也然其貴必以厚斯君子之所以躬自厚也歟故字曰子厚理也勉之處則為和氏之璞出則為王者之器無俾人曰是石之衒夫玉者也

呂元祿字說

三王之盛教化既成士皆世其道德畢命之言非謂其盛時也將教法既壞而然亦膏粱之性難正也欒伯論公族大夫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靜者修之夫豈有不由禮者哉況於三王之教耶門蔭

之德裕視進士之牛相軌賢先儒亦嘗言之矣元祿勉之

沃呼先常字說

海於天地間不獨有所納抑亦有所施也人徒見其涵淹百川靡晝夜而東注自古至今不見其盈溢而不知其氣之騰乎上也蒸而潤者謂之露噓而霈者謂之雨飛而結者謂之霜雪雨露之生成霜雪之收藏而澤之被乎物者廣矣故曰不獨有所納抑亦有所施也其納也無窮其施也亦無窮可不謂有常乎人之為學也亦默虛其心以集衆善推其仁以及萬物其體也無窮其用也亦無窮非有常者能之乎沃呼祕書問其名與字義於翰林供奉陳君衆仲而學士歐陽圭齋又廣其說而重請於沂昔人謂從欒伯之言可以滋從范叔之教可以大余復何言雖然盧其心以集善推其仁以及物者亦在懋之而已

徐完字說

浮光徐君復初名其子完完甫冠請字於王沂沂曰天生斯人五性具焉萬善備焉曷嘗有不完者哉由其稟或乖於純秀之會情或汨於嗜欲之偏放之不求邪之不伐於是本之完者有時而虧矣古之人知其然閑之有具養之有素是以其完者益完及其德之成也益然其盈溢沃然其光明嶷乎其高浩乎其深蓋有言語不足以形容者其美豈不至矣哉沂字之曰仲美夫美非自外至也與之者天充之者人充之則於天之所予者無負傳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故曰美非自外至也完慥慤淳靖而力學問吾知有以成其美矣尚懋之哉

劉瑛字說

學者劉瑛始字廷玉其游賀伯更謂瑞應圖載玉瑛為寶不斲而成五常並修則見史書漢文帝幸雍郊祠五帝新垣平說立渭陽五廟當有玉瑛出請易之曰廷修

余謂方士怪迂之言儒者所不道而周官書玉人之事貴而純焉賤而瑕焉用之於廟祀焉致命於諸侯焉然其溫潤而栗理則皆玉也其制則皆琢磨而成也而瑛獨曰天成亦猶金有馬碧有雞也即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物之自然而成形其為瑞也固宜夫祭祀聘問征伐國之大事也其器必用王豈以其物之備五常者惟玉為然故君子貴之也而況不雕而成者耶夫物猶以備德為貴而況人乎子也思其名之貴則知所以自貴思其字之美則知所以全其美思其曰貴曰美則知所以自修知所以自修則其瑞世也宜哉

伊濱集卷十八

記

元 王沂 撰

樞密院斷事官廳題名記

元朝舊制一切政務皆斷事官關決中統初紀綱浸備迺立中書總庶務樞本兵柄其屬任之重眷注之隆實均焉故典樞軸者必勲舊重臣乃心王室坐定大議其位尊望崇司莫敢齒其機務之繁則置屬以總焉故建

斷事官視中書凡聽訟決獄寄請徵比程期會糾愆違
焉可謂繁且重矣才足以經遠德足以鎮浮智足以謀
治體識足以達事幾而後克稱厥位繇是秉鈞衡授
節鉞踵相躡也歲月之不書姓名之不紀則又何以
表見於後為法將來今幕府之賢經歷管匜勤藏布知
事郝端輯而志之且琢於石以圖不朽其意至深遠也
在至元初斷事官始設二員已而增至八員階三品開
幕於至元三年設知事一員已而增經歷提控掖牘各
一員令史初置三人繼增至八譯史一通事一奏差一
典史一蓋疆宇之廣生齒日繁則事務益滋此其勢所
以增多也雖然謹其名者將循之以稽其寔也今夫前
人名氏之著行事之美其風采可想見也來者其亦慕
乎蕭規而曹隨於以見朝廷得人之盛祖宗垂寔之意
循之無窮至千萬世則豈不偉哉

樞密院經歷司題名記

天子歲清署上京中書分總百職率屬小大相維以從

而上樞之地皇武是經喉舌之司為股肱之體必勲舊大臣任之以輔弼皇圖羽儀近列然密勿之司事機甚劇以故幕府聯屬偕上比還題名存故實也都司啓德源請恭惟我朝聖聖相承盛德大業度越前古五兵載戢海宇謐清龐鴻之恩浹於品庶中和之頌暢於風聲是固列聖致治之效大臣協宣之力然而贊畫可否舉措損益幕府諸君蓋亦與有功焉

授經署板屋記

至正元年皇帝肇開宣文閣以稽古右文迺設授經郎二員以教世戚勲臣之子孫建學舍內苑以嚴中外之別豐廩餼給筆札俾無外慕所以長養其材以待上之用法至美也而考德問業者皆入侍帷幄出備警蹕以故大駕歲清暑上京必從授經郎二員在扈從列他司皆有官舍守者洒掃以待釜鬵百須皆具惟二授經郎一觧鞍即遑遑謀僦居夫豈紆師嚴道尊之意哉明年六月近臣奏故藝文監為授經署古屋岌岌覆壓是虞後

四年授經郎寶格董鑰始除治其地為板屋牕戶秩然暑雨無蒸潤之患沍涷無擢陷之憂乘駟而來者若歸焉矣雖然不事一室者昔人固曰有其志居一日必葺亦古人之所謂賢者後之人時易其腐朽而新之則其利豈有涯哉是為記

石室書院記

石室何以名祀漢文翁也曷以祀之古者建學先聖先師各因其國之故禮也今先聖先師之位定於一祀之禮與曰郡邑先賢得祠於學宮猶古也然則何以書蜀有儒自公始祀有書院自今舒嚕侯始書謹始也初侯有宅承教里其地亢爽宜講藝其位深靖宜妥神謀斥新之為書院乃請於省部使者相與圖之如不及故材不賦而羨工不發而集為殿以祀先聖為室以祀公講有堂栖西士有舍重門修廡以制庖湢庫廐以序又割俸購書作祭器於吳而俎豆籩篚罇爵簠簋皆具而經史百氏無外求者祀斂其新都膏腴之田畝一百五十所

入廟幹其家僮二百指既成而嵩才里秀接踵來學至
元六年侯來京師請記漢史載公之治蜀開學校以詩
書教人而從化者衆有道則嚴遵李仲元洽聞則張寬
文章則司馬相如王褒揚雄時漢之興六十餘載矣公
一倡而鄉人翕然況乎一道德而同風俗者哉蜀在宋
季為邊郡民纏焚剽之毒百餘年王師南戡成都最先
下太宗皇帝壓除艱阨擣赤子置之樂土累聖繼以休
養蕃息鬻之援枹擊柝今則田耕井飲矣昔之重閉
複棧今則東阡南陌矣太和之所廷煦孰知夫百年之
深數既富而教非方伯連率之職數表顯以風厲多士
不在公歟讀其書想其人凜乎如見之也況佃是祠
之下者哉夫有先賢為之依歸有賢方伯連率植之風
聲作為宮室教肄之翼然而峻整眈然而崇邃而市囂
之聲弗聞錦江橫陳玉壘環峙而山川之秀可挹也潤
澤之所被華藻之所敷學於斯者心移而神曠氣閒而
意消漸摩乎擇善修身之道涵泳乎詩書禮樂之中於

以窮神知化於以開物成務出者為唐虞處者為洙泗可也詎特作為中和樂職之詩以歌詠盛德如漢何武輩而已舒嚕侯世長萬夫知夫文武之道寓於干戈羽籥而以築宮育士為急其賢乎人遠矣故余樂為之書侯名多爾濟字存道官雲南都元帥云

祀河瀆西海記

皇帝以歲時致禮名山川臣沂辱將命大懼弗克稱上意享神祇以輯嘉瑞以至元六年二月廿九日馳詣臨晉祠河瀆王禮有常已而祠西海王禮也豐樂於是乎報黍稷於大者曰河海先河而後海禮也豐樂於是乎報黍稷於是乎穆此上之所以崇山川之祀而神祇所以嘉亨萬物所以降輯也哉

祀濟瀆北海記

至順三年二月甲辰皇帝臨御之五年集賢院臣伊嚕勒特穆爾奏歲時巡祭嶽瀆祈為百姓育穀宜以儒臣充使臣沂與焉遂以其年五月己卯奉節幣率通議大夫

監懷慶路事臣阿什克特穆爾即濟源縣濟瀆清源善濟王祠庚辰之日齋於廟中有司用當而黎庶不知壇場燎煙贊見一如制明日旦祀北海廣澤靈祐王如祭濟瀆禮盖三王之祭川也必先河而後海而神祇可得而禮遲明享神餕雲氣覆野膏雨大洽初池水昏翳若蓄黛既事澄澈明瑩若鏡然此實聖人心通天地致其昭受而顯答臣沂將薦盥復何幸焉是為記

紫邏口記

伊陽之東汝陽之北有山曰紫邏口背汝而面伊嶄然相峙其中汝水東注其奇麗關廓為登眺浮遊之最由其下以望則兩崖側立千尺石芒峭發丹碧陸離天横其上杳杳疋練耳由其上以望則羣山嶜嵂蜿蟺庸附稺列遥遥如畫山多美箭傑木怪卉野藤轇轕恑石蓊勃幽谷其上絶壁摩空蹊僅容趾有鶻宅其巔旦必遠戾求食野鴿居其傍者甚皆弗擊反若與之相狎者豈栁儀曹所謂卓然有立者邪下臨巨潭其深莫測平

若蓄黛沉沉無聲或云怪虬潛其窟嘗從大魚數百尾出遊每見必有獰風劇雨之變豈韓子所謂固含畜以儲陰姦者耶由潭之右數里山曰雲蒙石益奇樹益老瘦有泉蜿行伏見激松杪隨石齒鏘然而鳴琅然而清其下重洲小渚微波遶響涵澹澎湃相應迭和如鳴珮環奏琴筑晨夜不絶其傍石洞窺之深黑其上峭嶮不可窮竟其中窈然簫燈然後可行漸下數里洞陰淋漓淒神寒骨竟莫能窮其外飛瀑一瀉千尺跳珠濺雪流若白虹豈山靈善幻挾其伎以娛夫攬落山澤者耶抑聞山川必有奇勝而後名奇勝必待人而後顯若子厚於鈷鉧潭子美於滄浪亭其一泉一石經題品者皆照映天壤間二君可謂不幸矣潭與亭獨非幸歟噫茲遊之所得鈷鉧滄浪不專美矣惜乎余非其人也不知載之後俾人思紫邏之名如二君否

重修廟記

鳴皋廟以祀南嶽尚矣閩境祈禳請輒應歷數百年當

元統初元駐戍兵千夫長克呼君景宪顧其棟宇勢入
腐折懼微以報神之功迺令人籍禱祠所入謀屬吏鄉
邑之老合財力撤新之為正殿重門修廊采章炳如民
承事益虔始於元統三年三月甲子落成於其年五月
後二年當至元三年景宪之子瑪克本求余記或謂禮
山林川谷丘陵諸侯在其地則祭之衡山於洛其遠數
千里祀之禮數余曰山有嶽豈以崇高廣大扵其類哉
亦其出雲洩雨澤及萬物威靈煊赫警動兆民所被者
廣則報禮也衆庸豈一邑所限域哉觀夫鳴皋諸
峯其勢雄氣秀猶紫蓋天柱石廩之森列其巖壑吞吐
猶朱陵之臺而太虛之洞也況一氣之所流通者哉既
紀其事且繫以詩俾得歌以祀焉曰伊之山兮參復差
曰祝融之峩嵬匪祝融兮我民之思伊之流兮深復深
曰湘水之沉沉匪湘水兮實勞我心山雲兮冥迷靈風
兮清淒神之來兮駕六螭蓋翠羽兮旌虹蜺翼翼新宮
兮神既安止煥乎龍章兮粲黼扆山祇朝兮走厲鬼

我牲刑兮酒復旨神既醉兮錫繁祉富我繭絲兮我倉
如坻祐我室家兮壽我耄倪秋我有報兮春我有祈猗
千萬年兮歌此銘詩

慈脩護聖禪院記

禪學之盛盛於東南而杭為東南之一大都會宗門尊
宿實證實悟擔荷此事莫盛於杭而富為杭屬邑此慈
脩護聖禪院所由建也初正悟圓明大師年甫罄髫棄
血不接於喉吻稍長棄其家從斷崖章居士持頭陀行
誦大小經論日乞民閒而鉢中之施弗勝食戶外之屨
弗勝數里人馮青捐貲營屋以居之榜曰慈脩庵乃禮
淨慈雪庭傳師受具落髮又參天衣魯庵會師求究竟
法既而諸方客衲以為法器腴室望旗爭相歸重計丈
鳩材為重門步廊殿宇中峙寫閣後臨寢廬方丈庫庾
庖湢各以序列又塑佛菩薩觀音大士天王像雲披月
蒲金碧煇發極莊嚴相存之妙鐃鼓魚螺鐘磬之備具
完搆端乎至大己酉成於泰定之乙丑是固象教之尊

向暮者衆而然亦其願力之至有以動人故為無不成也至順辛未國師賜號正悟圓明大師且額其庵曰慈脩護聖禪院師董氏子名行脩初丁未戊申歲大祲飢死疫者骸齒狼藉師用浮屠法斂而焚之且率其徒誦經環遶喻以迷悟因緣後至正三年富陽尉白君書來請記白尉姻家也故余不辭而書

鏡湖接待院記

越城之南沂鏡湖而上五里有山萃然起於中流繫舟石砦縣山之椒紆餘而登中有浮圖精舍蟠深據險擅其形勢僧了源者主之四方釋子蹻嶰越阻旦暮相面背於門突無熄煙了源竭其田之入移而棲之廬而弗易故而新增下而高而殿宇重門勘勘默矣既事會余勤以故其徒翕然信嚮披攘經畫不挽而同迺合聚施遊越請記其事余謂物之盛衰有待於人而道之廢興亦然先是時其徒累累詘戒叛律分庖割席不啻傳置視其廬也於是過鍾鯨之鳴拒户外之履而院亦濵於

廢者數矣則道之廢興詎不以人乎哉今夫是院也水
天橫陳乎前扈峯擁環其左右周三百五十里浩茫空
濶島嶼間錯山連如珠或植如旄雲湧水波搖曳蕩磨
汗漫融液蜿蜒蜿蟺積風雨變怪千狀萬態野盡天垂煙
樹離離輕驅短蓑釣磯耕隴或見或隱延顧無際意若
遐鶩太空者心夷體舒神廣氣閒客塵妄想銷落弗留
表裏脩然脫俗遺世此宜子之徒長往深遯而不返者
也尚何已之私而道之叛邪了源舉足動念因敬生慧
故能矯扈庸而累世其為之也不貳其卒之也不私不
唯利身在利人不唯利今在利後嘻此其封植其道何
如哉是不可無傳也院始於宋咸淳間修於皇朝泰定
甲子冬十二月西方聖人中土中扶疏枝葉分南東此
動彼應雷與風心傳密付實證同惟一不二乃正宗勉
哉衲子勿惰慵摩尼在水月在空毋碧焜耀殿復重巍
然層閣增奇雄六時天樂鳴鼓鍾龍天呵護罔不恭甘
露普雨年穀豐慧燈可續傳無窮

復修廟記

太后其先吳人後葬長陵而廟祀於伊洛者盛自前古
余竊感焉昔高帝之興呂以佐定天下功為后戚姬以
嬖色專寵而太后獨以仁善稱高帝崩呂后刼擾神器
操殺生柄戚姬以幽死而禍迫其子獨太后以希見故
得出從子之代後代立是為文帝為漢仁主迹其福祚
而擬夫強暴佞幸者猶霄壤之懸絶也抑所謂天道是
耶非耶彼呂戚之死泯滅無聞久矣而太后至今猶思
而祀之豈非世之寵位當時則榮沒則已焉而德之在
民者雖遠而不忘也廟在伊闕之東搆於宋建中靖國
二年記於伊闕尉張華之文金李夔於兵獨古殿在岌
岌欲顛丹素翳昏至者不肅古碑斷裂仆地余佐伊之
三年乃嗇其耆老幸錢姑易其圮腐而新之雖不能復
其故蓋有待也昔韓退之遷揭陽惧不得脱死過黄陵
而禱之其後拜祭酒卒以私錢治其廟噫余之奇於人
也久矣而敢望信於神也故書於壁以識歲月云

希濂亭記

希濂何以名武略侯景兖遊息之所前翰林學士涿郡盧公之命召也侯龍沙人也宦達者也希於濂也何居濂溪也周子茂叔之隱也古之人有起士會於九原弔靈均於江濵者而况於濂溪乎然侯於濂也希之云乎友之云乎希之而不足也友之而無以致其至也於是慕其平生之所嗜好焉濂溪之愛蓮也蓮花中之君子也然則侯於蓮也因之而想見其人也思其所以為君子而務及之也滮池北流其清且漣既見君子載笑載言傳夫千載不傳之傳嘉翰林之名之義之淵美侯之屏棄其所挾而尚友於古之賢筆夫而拙而陋而鄙之沂之言既書其事又為之歌曰我思古之人登斯亭而徜徉夫何廬阜之遥遥兮懷先生而難忘曰可懷而不可見兮窺遺編之洋洋仰光風而容與兮滌我心於滄浪製雲錦以為衣兮綴明月而為璫漱碧流之餘潤兮襲嘉卉之遺芳樂吾之樂兮聊於焉以翺翔

慕亭記

吳母汪夫人之疾革也子謐禱於天乞以身代弗獲請又乞紓其疾以待其父及兄歸又弗獲請則割臂肉和藥以進已而疾少愈既踰旬夫人易衣坐而瞑既葬謐兄弟為亭於其塋之右春秋登於斯望其墓而祝以寓其孝思焉因名之曰慕沂聞古者祭於廟虛中以求陰陽之義具物以將孝敬之誠備矣墓祭非古也雖然致愛則存致慤則著祭義也今夫宰如扃如者非遺體之所藏歟翁如森如者非神明之所依歟深靜而閒寂者非精神之所聚歟時乎霜露之變近乎耳目之所接非著存不忘乎心之義歟後之君子制禮作經則亭之設豈不合古義而得今宜者哉吳氏兄弟知所以慕其親則知所以敬其身知所以敬其身則知所以順於道知所以順於道則知所以全而歸之知所以全而歸之則慕亭之洒埽有繼矣

靜復齋記

國學生任震名其讀書之室曰靜復奎章學士尚君既大書以扁之而問其義於余余曰生居京師亦嘗觀於市乎雞鳴而爭趨日中而駢闐揭價名物恐人我先鼓（石詆欺左睨右盼逐什一之利而卒流徙無常者往往）皆然若乃豪丈人者長軒邃宇坻粟京稼籌筭掛壁萬貨四輳其享之若固有應之常有餘其素所樹立然也學之欲立其心也久矣後生末學莫知法誡之設邪辟之防而情想汨之利欲昏之忘已以徇物棄真而取偽惟得之務而欲之求一旦衒鬻而不售則反視平昔所有皆陳腐剽無所用之往往轉而易業是與廛夫販婦曷以異哉若夫質之美學之粹不馳情於外誘不棄日於無操存之固而涵養之至湛然其中如明鑑然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此復之初九所以不遠復無祇悔顏子之學也雖然是豈死灰槁木然哉傳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然則在於地乎在於人乎在於端居默坐終日無事而已乎由是言之不在乎地不在乎人而在乎心也

樂間堂記

知閒之為樂者何人哉世之仕者居卑思巔在外思中逐逐然計功謀利之間罹尤蹈禍而不悔者固不知閒之為樂其有志願遂聲名著頭白齒脫懸車而歸約居獨游而思徒御趨走賓客之造請於前茹而藜糝衣而大帛而思芻豢之適口紈縠之華體陋巷窮閭而思公宇之宏麗軒豁安有樂乎哉其有宦達而全多基壠繩畦擅奇擇勝醉醲飽鮮絲竹在前羅紈擁後非不足以自娛也然靜念疇昔之鬻獄賣直覬倖枉義顛汗心悸惴惴然鬼責是慄於樂何有必也糠粃軒冕土苴富貴而後知其為樂也吾於院君見之矣於潛之北望之鬱然秀者曰白鶴里里之北有山迤邐而起伏者曰千秋嶺負嶺面溪上有屋數十檻則院君燕居之堂翰林學士虞公集題曰樂間者也堂之陽老桂偃蹇森秀麋芬雲蔚軒曰延桂堂後植竹數百竿蒼翠轇轕可愛君早以才行顯今年八十餘耳目聰明聲音滿堂日從子孫

來四方之客與夫鄉人之老杖履樽席笑歌優息駕乘之勞不接於體機攫之畏不萌於心以忘其年以遂其志世人之所不能及者獨得也其真閒而能樂者哉其孫昌言問業廣文館因其游謝居閩徵記於余昌言孝謹篤學蓋有以成居之樂云是為記

望松亭記

京兆張居克禮之先隴既樹以松又亭其旁登亭以望則列植而交陰條暢而碩茂直而幢曲而蓋立而人臥圍而任棟梁雨露之所濡沐霜雪之所凌厲寒暑晝夜之往來而吾親日以遠矣其為思何如哉是松之生也不已而吾思吾親亦不已凡君之宗族少長相從於此也其亦同此心耶由是心而推其孝可知也豈惟宗族為然凡三原之人過其阡目其翁然以深森然以高者因而感君之不忘其親化其善自一家而刑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豈惟化其人將見其松日以盛甘露

膏其柯葉醴泉漑其根而靈鳥巢其間馴鹿遊其下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也

記

集古印譜記

元 王沂 撰

吳郡陸友仁雅性好古蓄古印甚富慮夫物之有形必有終敝也乃擷摭其家與好事者所藏模其文為集古印譜繇尚方小璽王侯將軍都尉太守所佩郡丞長史

丞討歸義率善長護軍騎督軍典軍司馬北軍中侯王
老寺所綰與夫漢衛青下至晉葬壽寺所樓炳炳然纍
纍然何其多也稽時世先後書制度形象考前代制辦
古文籀篆分隸之同異又何其精且博也嗟方其磨礲
以成形款識以成文組佩匣藏國有宝守家有子孫固
不期於湮淪散棄也荒墟敗冢之間草莽所醫沒兵火
所埳歛耕夫牧子之所弄利又豈期於陰好者以為奇
異之玩也噫物之顯晦有時抑又有幸不幸者耶豈久
而必有相得者亦理之常也耶是以君子之於已自得
而已不汲汲於外也或謂今之好古者聚物斯譜有為
余曰不然捷為之蟄汾陰之鼎秦璽漢劒曲阜之履歷
世傳以為寶寧尚賴其用哉亦云上古而已是譜也上
下數千載間考其制訂其文如見其人其善以勸其惡
以戒毋但為玩好之具而已天歷三年春三月記

祀南鎮記

皇帝紹膺寶命祇遹先猷歲時遣使天下禮祀於名山

太川所以寵綏神靈所為元元蒙豐年德至厚也至順三年三月文林郎史館編修臣王沂筆且齊臣拜特穆爾將上旨走北嶽南鎮以某年六月五日奉御祝簽香錦幣抵會稽既齋之明日率守臣大中大夫紹興路總管府達嚕噶齊布哈嘉議大夫紹興路總管蘇炳即祠下前祀三日風雨晦冥雷動岸谷薦鬯之夕天宇澄霽宿霧朝雲若塩逢簪邁豆既旅三献在庭展器告備降登俛興悉如禮遲明神光燭天湖波如席環顧會稽山雲氣勃然若蹲羆虎而翔鳳鸞靈貺顯著如此意上受命於穆清有司以忠信恭恪將之使然歟其穆然臨事熙事備成也宜會稽東南之衝風氣清和無氣沴霧毒之虞壤擅粳稻魚塩行葦材木之饒無躡短素困之民俗尚禮讓而右文無推埋盜奪侵冒之姦百餘年間桴鼓遏鳴戶口蕃庶是皆列聖德澤涵煦而然然陰隲幽贊寔神之功今上以聖德懷柔百神協氣所召來麰嘉穀之寶芝草醴泉之瑞期應而臻至宗祖之功德由此而

彌光廟社之安榮由此而彌固然後來增封廣禪之義類於名山以答神貺臣沂當為聲詩被絃歌勒金石以昭示萬世若夫今日之事姑書以記歲月

祀中鎮記

皇帝承天之序嘉與寓內同具其福禧歲時遣使祀名山川所以嚴報禮遵故典也至元六年庚辰二月甲申朔二十三日丙午應奏翰林文字臣某翰林待制臣沂賓承之致禮于霍嶽中鎮崇德應靈王廟下有司供具有常制降登興府有常禮遵豆既旅三獻在庭黎元不知助者懽悅是蓋皇常嚴恭寅畏致然神聽昭答捷若影響有不得而辭焉者其蒙嘉氣獲豐年固宜謹書歲月以俟

祀西鎮記

皇帝歲時遣使分道四出登名山川祈為百姓育穀也至元六年春應奉翰林臣某翰林待制臣沂奉御祝香弊而西三月甲辰朔趙十日抵吳嶽齋於廟中明日申子吏告五鼓有司請行事事已請紀歲月沂瞻吳嶽五

峰聳峙雄秀固非他山可望而威靈垣赫驚動一方其作鎮西土為列聖尊禮而土民敬畏也宜初沂迺扶風道中見民有操瓢囊負任輓車挈携考弱纍纍然而南覬得水漿藜糗竊活旦暮者曰秦鞏之間歲數不登將就食他壤臣沂卬惟列聖德澤雲蒸日照百餘年間是宜田耕井飲安於閭里茲者吏之不良無以奉宣德意於上恩或壅于下情或有所未達也不則何以乖戾若是然陰隲幽替易沴為豐俾粒食縷衣跂行喙息翔舞太和涵濡成澤是蓋有望於神焉

歸雲洞記

龍首山在漢長安城南其土赤而堅其形蜿蜒如龍首飲清渭尾蟠樊山緜聯六十里長安地皆黑壤城土色火而石堅關中記云取山土以築之也城有陶以居若古之穴處者窅而深穹而有容上為睥睨梁欐之刑同年友王君君冕樂而居之扁曰歸雲屬記於沂沂謂子居於陶亦知陶之事歟其塼埴以成形也為甗為簋為

盆盎而厚薄圓方大小之不同也薦宗廟等瓦礫而貴賤之不一也及其毀棄則歸其故而已雲之為氣也亦然其觸石而出也散而風聚而雨而用捨之異也膏乎良苗霪於海降於山而運之有合否也及其變滅則亦歸其故而已天之生材也亦然陰陽之運人物之化無窮也氣質之參錯不齊也窮達得喪之遇不一也及其所以昭於世而傳乎後者歸於已而已固無待乎外也子其為我出戶而望是山逶迤而北漢之建章未央遺址錯峙東則唐之大明呂元紫宸之基在焉俯視玄灞素滻沛公之所按劍而秦嬰之所罥組出降西則長楊五柞之館南則終南太一四皓之所從遁也計其壯麗瓌特之觀熏灼四海之勢昭垂日星之明而今日之故墟荒壟風霜荊棘狐貉之與穴而樵牧之所嘯歌也迹其盛衰之變其猶雲之過乎然而吾所恃以常存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是為記

逸庵記

逸人何以名近名非逸也莊子曰枯槁之士宿名宿道可也宿名非也善乎介之推之言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矣何以文為若之推可謂不累於名矣漢韓康賣藥長安市不二價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君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康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入霸陵山中康避名詣是也恐人識之默而去為可也何必曉疑者以吾果韓康孔子隱吾以求其志夫見其人也信歟華陽處士史君導道以經學教授鄉里士之從游者踵相躡也其游翰林編修王伯昌名其燕休之所曰逸庵若將隱為者吾聞唐鄧間多逸人高士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游者故余以此告之

義應侯廟記

伊陽之西南二十里有山屹然斗起曰木門擁山之巔有屋數十楹列峙其上則義應侯之廟也攷於圖記梁開平三年卓見靈跡邦人祠之自茲始亲慶歷中軍賊

張海陰誘其衆謀掠茲邑禱於侯弗利餘黨以故潰歸
寧八年六月詔封今號治其廟舍侈而新之後承事益
虔金季燬於兵大德中知州事馮君某守是邦問所謂
木門者則鳩樵牧宅蛇鼈獨其遺址巍然榛棘間乃慨
然令曰願建侯廟者聽伊人不挽而同併力營之三月
落成棟宇甚麗丹青相煥以重神威以報神賜雨暘疾
疫有禱輒應歲連大穰州以無事延祐四年秋八月會
余佐郡耆老相與嘉侯之賜而思馮君之美懼其後泯
泯也乃具石請記其事昔先王之法有功及民則祀之
又曰山川林谷邱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
典夫一陵一谷邱尚有益於人亦嚴而事之況於雄深拔
立出風雨見怪物而能禦災捍禍蔭庇嘉歙以為一邦
之鎮則其食於伊人世世不絶也固宜是可書也於是
乎書

賜金莊義學記

御史中丞馬公既謝事歸浮光葺其先公之遺田廬以

居又以其祿賜之入置負郭常稔之田畝一百五十號曰賜金莊公捐館之明年公子觀國相公之祠東得亢爽之地築學舍其上堂室泡湢各以序為既成來學者衆師生祀飲寢食之用視莊歲所入是給書來請曰願有述余嘗論桓榮為少傅陳其輜重乘馬以誇諸生不聞其彰君之賜以及鄉里也疏廣樂賜金之多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與族人故舊賓客共饗以盡其餘日不聞其養良材以報君之賜也公雖貴顯而無留資雖歷事四朝而賜金亦無幾其經營此也寔有待焉而觀國能修其素承其志其規模之遠過乎昔人矣雖然講習於斯者亦將何以報公乎必也肅然道德之尊藹然仁義之慕發聖智之蘊窮天人之奧以致其知以成其材詎特有以報公亦將有以待上之用矣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公父子有為又曰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諸生以之公名祖常字伯庸謚曰文貞余同年生也

懶真窩記

窩以懶真名睢陽李君孟端讀書室也孟端名是豈以世之囿乎膠膠擾擾之蹊者衆而懶以自高耶又豈以世之營營乎智巧機械者衆而真以自表耶夫高則達物表則異於物我一而物衆而物與我始為仇敵矣吾知孟端不為是也人生乘物而游於百年彼勤其身以易物焱馳渊溷不知飢之食渴之飲均翾飛蠕動以生死者其於真固遠而槁項黃馘枯木死灰亦莫知所以為真魏晉清談士蔑禮法而肆情欲又未足以與乎真吾嘗夢為繇矣揭钁甬負籠土喘息薄喉顛汗踵流當是時也得樾下以休則脫然而喜矣而況佚我以懶吾又嘗夢游夫鈞天太清矣其樂非是有也而況全我以真守其樸靜與天合儼若愚動與道俱一而純虛而明可以經世可以養生物莫得而攖吾將與子剖妄想蛻客塵問津於建德之國而遊葛天氏之民以求乎真元統旃蒙孟陬之望襄陰王沂書

瑞慶窩記

瑞者德之應慶之表其應也至治之世和氣氤氳磅礴於天地間其精者既鍾而為盛德為奇材為耆耋黃耆又上而為景星為甘露（慶雲）為芝草為連理之木同頴之禾為麒麟為鳳為神馬為靈龜之屬歟於宗廟筆於史冊蓋已為有國者之瑞慶若夫盛德奇材足以表儀一世經綸庶務其為瑞為慶當何如而耆耋黃耆則又德化之陰承平之久所致也其為瑞為慶又何如哉此乞言養老之典授杖執醬之儀帛絮牛酒之養所由設也嗚呼在上之人猶爾而況其子若孫者乎此瑞慶窩之所以作也窩為名見方外書康節邵子嘗名其居而鄉鄉劉君劉侯文瑞取以表其親燕安之所固宜雖然鍾之者天而修之者人今夫一粟之微既播於田既堅既寔一頴而千萬粒發生之力雨露之功雖天之為而播種蕘則亦人力也秘監公早以潛德馴行見推鄉閭而彭城郎君壺儀秩然文瑞以儒術

緣飾吏事官於朝勢且益顯其德之修於家者久矣而秘監夫婦康寧壽考孫承曾翼命書寵章顯榮一時有自也哉古之人曰作善降之百祥信矣文瑞求余記既為之書其事俾歌以為壽焉南董猗猗兮化日遲遲如照如吹兮萬姓熙熙足生九莖兮靈露如飴爰我聖澤如何不思林有白鳥兮沼有靈龜爰我聖澤兮其然而孰知文瑞煉然曰其敢忘所自

覽古堂記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適市期於道者何之哉覽諸古而已矣堯舜禹皐陶書皆曰稽古傳說之告其君曰學於古訓孔子自道亦曰好古敏以求之聖賢者豈自用其聰明哉善法古而已矣自我而上皆古也見於載籍則天地陰陽事物之變修身理人之道國家天下治亂安危之故見於制作則禮樂法象之名數其廣大精微先後始終之際未有不學而能盡者也王通氏曰昔之好古者聚道豈虛也哉噫道固可復行而躐至河為

若是劬也余年十五六時學於江之南從先生長者游聞為學致道之方以此後生乃有窃近似之言文絕學捐書之說務空妙而非師古矜高遠而遺世用荒幻浮誇之習勝而漸涵持養之意微矣沂嘗以兵與醫譬之曰黃帝岐雷秦扁俞跗之方論醫者所當閱今則曰醫考意也金板六韜陰符太白之法論兵者所當知今則曰顧方略何如耳斯人也內以欺己外以欺世顧其號位勢力不能動人而流俗固已悅而嚮之矣具為患豈淺淺哉吳郡陸友仁以覽古名堂屬沂記友仁氣韻秀爽其文詞蹈繩尺其隸篆得漢魏筆意其問學不誇以浮視其名堂之義可知楊子雲曰耕道而得道躐德而得德亦在懋之而已

載德堂記

物之任重而行世者唯車乎然必材良而工巧可也俾材之不良工之不巧則僨且壞是虞寧尚有望其任重而行世哉奕世載德者亦然必祖考之賢以是貽於子

孫而予孫之賢以是昭其祖考否則若漢之列侯其首
封頭蓬蔡手胼胝以得之子孫藉其有土與民驕溢敗
度以載其毒禪綬一再地削國除於載德何有裴君行
素名浦居第之堂曰載德翰林待制揭君曼碩書以扁
之而問記於余裴氏源衍聞邕城尚矣稽歐陽氏唐史
世系自寂而下迄晉國相度者十七人故世為河東顯
姓金社垂墟天為南牧有倡集河南降民散居京兆平
陽者八百戶見太宗皇帝於龍庭王嘉其忠勞立拜達
嚕噶齊領民匠打捕鷹坊者曰澤民字潤甫始徙蒲已
而大帥徇地河中潼關既克軍士爭奮剽殺公曰大帥
有國所以爭地者以民故也今得地而不尉鴈其民地
孰與守貢賦安所從出帥納其言下令軍中敢殺降肆
暴者斬以故民得安堵仁人之言蓋如此公與其兄天
民交愛尤篤既老傳其尺之予居仁既而居仁復歸於
公之孫富文之考曰居敬以廉智自將藹聲峙績累官
至持憲隴右道參雲南行省政謚為憲懿富文嗣三十

年靡繼、芥蹉跌以功次授璽書者五子履代行素也嗚呼余見裴氏德善著於四世矣蓋自國初至今百有餘年士之以一能一善書者或不終其身或至子孫而失者有矣而裴氏之傳序若此何其盛哉吾聞其所領道民之子孫汔今德裴氏不忘則其勿貶祉後御訓嗣事者可知也今而後過裴氏之門問載德所以名知其箱而居輪而塗者於是乎在書之豈特示子孫為善之報又以貽其鄉里云

柳州記

海鹽陸德陽早從其父靜得處士移家西湖柳洲上出而專遊覽之勝入而進藏修之功因以柳洲名其居因其游謝潤求書余曰士之學道者必之乎埃壒之外據林壑之勝紛華不接於目喧囂不接於耳而後守易固而學易成也杭為東南游觀之勝而湖山又其勝處柳洲距闤闠不百步而專湖山之勝冠蓋之所由連游閒之所恣肆豪絃清吹雜拏音漁唱而問作靚妝袨服與

波光岩綠而搖曳長堤斷岸垂明草薰彩冊桂櫂水嬉曼衍皆足以蠲惑視聽而蕩搖心志欲學之成也難矣哉雖然志之立則目之所寓無非學也志弗立則逐物不暇而何學之云今夫山與水非仁且智者所樂歟蒼然而高者於以勉吾進泓然而深者於以求吾本而暘明晦舒慘之變於以驗盈虛消息之理若然則環湖山之內外皆學也詎止柳洲一曲而已夫重乎此則輕乎彼得也深則誘也小靜得之所以期其子而德陽昆弟之所以自期者其在茲乎是為記

趙氏見山樓記

余嘗游漳河之間邯鄲之墟望太行諸山勢雄氣秀坐得勝槩意其蜿蟺而炳燿鍾乎人者多魁畧閎通敦樸冲靜之士為世輔者既紛綸煜煒繼踵而起則深藏不市者往往隱於方技出處固殊有功於世一也若淦源張煥文其所謂敦樸沖靜之志則不為獨善欲以利人以文世則儒業則醫行則士

其故為醫勞而不辭難施而不責報亦可謂有功於世者矣吾聞處者易持出者難將煥文所以去彼取此亦以是哉其居有楼以臨太行羣峰叢出紫翠萬狀洩雲興雨天下之壯觀因其邑人趙氏子謁余請名余名之曰見山夫山仁者樂也又曰仁者靜煥文靜者也醫良而有仁心者也故余為是書且有警也

鳴皐里社壇記

古者寓兵於農蒐其隙而獮既烝故以征則威以守則固聖朝兵制安居則辨寒暑之和山林藪澤原陵之性謹耕耨以豐其穫屋芻牧以蕃其畜其有不庭不虞則發雷電而行風雨故其所向靡不懾讋極天所覆罔不臣妾是皆神武不殺而然亦兵政之善之力也克呼氏世長干夫當天戈所指嘗機矢石以劃金墟宋跡其勞勩亦開國諸勳之烈矣其移戍鳴皐也百有餘年於某年某月某甲子克埒公及之築社稷壇於營之隩以祠后土后稷主以石楙以所宜木表以重門環以穹垣制

也後三十有餘年當泰定三載春正月其子景兗甫請
余記余謂土本原萬物而根菀諸生穀民之司命也粢
盛之所出財用之所殖械器之所始蕃庶之所興敦龐
純固之所成苟水土之失其宜陰陽之失其平雖晉楚
之富賁育之勇管晏之謀申韓之法孫吳之兵亦將無
所竄其巧逞其力而希其成必也德足以昭其馨香惠
足以周其民人以順時視土以邵農協功庶乎札瘥飢
饉之不作民材而令行軌伍也連長也由是而祭祀祈
福由是而死喪相恤由是而歡忻足以相死由是而漸
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上令而下應也如影之從
形也主行而臣從也如響之應聲也然則公之築斯壇
也有以天噫禮之壞久矣今之州縣幸有所祭俾民得
以識先王之禮祭之何陳犧象籩斝而興俛折旋於其
間而不知所以名者有矣傳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抑
禮必久而後至於善吏而不知此固奚議焉幸而得善
吏其勢又不能以久也噫其可嘆也夫公以爪牙之官

而古訓之是師典祀之是脩而又世厥祿吾固信其教化之行而風俗之成在此而不在彼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此之謂耶今皇帝以聖德懷柔百神鳴皐去京師千餘里而神之受戢吾知其如躬壇場之閒手圭外如此然而禋於斯壇纂修世緒以奉明制在坰氏蓋有不得辭焉者矣景宛甫賢而能文克世厥家此於法當附書于是乎書

欽定四庫全書

伊濱集卷二十

記

元 王沂 撰

三在軒記

傳氏世為燕人字夢巖者侍其親官京師日從大夫士問道德性命之說孜孜不倦侍講揭公取曾子之言扁其燕處之所曰三在問義於余余曰己之德未易明也民之德未易新也求所以明之新之者且難而況乎止

於至善乎至善者能盡乎天之道極其至而無所他之者也學聖賢者其自治也至乎此而盡其極施諸人者其治之也亦必至乎此而盡其極以學聖賢者而視凡民則有間矣然而皆欲其止於至善者蓋其原諸天者一本得諸已者均有是以可同至乎極而無疑也余常攷諸在之義矣陰與陽在天者也柔與剛在地者也四端萬善在人者也曾子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三在之義可知矣維皇降衷在天者也克已復禮在人者也天下歸仁非所謂新民之謂歟三在之所謂始終本末者不在茲乎抑先聖之言有云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二者之分不可以不審焉者也子也知夫所以為學者不外乎身心之所固有而用其力焉則將見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傳曰顧諟天之明命子也勉之盍亦思所謂三在歟

樂山亭記

西山臨林慮望之隱然猶臥龍首尾蟠屈踰百里佛老

氏之宮鱗次其上下而環詭殊絶之狀唯龍泉為甲即龍泉以望諸山靡迤蔓延或見或否而嶔崟秀拔立而不可掩蔽者唯僊岩為然即巖之前有亭以望山之岫若鑿者嶉若人高道崇燕居之地也即亭歸然則道蹲者軒若奔者立若人者卧若獸者絡繹若士騎者巔崖秀壑若近若遠若倚若附若突然而出有恃者若侵尋而却有畏者雲縕而鳥跱妬秀而競奇伏光晷薄星辰晦明變化以效復為之下與夫浮圖僊宮傑屋嶢榱金碧明滅照耀岩谷故墟荒落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歷歷可指者皆放乎衽席之間道崇日與其游焚香鼓琴嘯歌吟咏其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不見其非吾樂也故名曰樂山而求記於余余曰道崇可謂賢矣士大夫桎梏於弁冕係累於塵垢者知山之可樂而弗能得薪人野老出耕入息老身長子而不知其可樂今君不特知其可樂而又得其可樂道崇可謂賢矣故余為之書

陸渾山水記

賁渾何以名古人幾於周遷於秦晉縣於漢迄唐隸河南宋始并為州今距州治四十里有地隆然而起者曰陸渾之故迹也豈信然耶盖莫得而考也賁渾山水名天下尚矣道伊陽而東馳二十五里遵衍隰而行未見也畎澮墟曲邐迤起伏穉篁老木蒼翠離陸雜英青葛葳蕤蒙絡棘樊荊扉鷄犬鳴吠牧豎饁婦提携抱負使人欣然以喜恍然若有遇殆比於桃源之探仇池之遡又東二十里有岡蜿蜒而行尤難登其上羣山酋律壇蠖靡迤聯絡青環玉玦拱嚮森列蒼顏秀壁迅馳拔立或斷或續或見或否若立若倚若仆若鬬效奇妬危扶壯分秀杉櫧檉檜轇轕附麗篔簹碧鮮冥途薈蔚嵐霏炊烟混隱迭見樵斧禽響若近若遠烟樹點薺莽蒼無際目極可喜其下則長伊帶焉其水清瀉重洲小渚綺錯綦布金沙玉礫璀璨相射沙平流漫風微響遠水石相搏噌吰問錯溪獸沙禽戲闊浮深蘆灘漁石輕蓑短棹呼之不來追之不及但聞拏音延緣葦間疑古之逸

民擴落不還者也遊於茲者使人遠聲光遺智力飄飄然有高舉長往之想清吟孤嘯不知日之既夕若乃訪胡昭之所從遁弔紫芝之故隱何遺風餘烈雖遠而未泯惜乎生千載之後不獲同幽尋而分奇勝雖山空月明風清鶴唳豈無飈車羽輪之士相視而笑嘉千載之後而有斯人追 余之踐履也邪

為廣陵玄妙觀王法師明道堂記

明道洞文純素法師王君既主廣陵之玄妙觀即其處為堂偏曰明道計工賦財一出已貲至正辛巳始事至癸未之春落成而雄麗靖深金碧相照像設之嚴香火仆華之奉悉具書來京師請余記余聞莊周氏悲夫後世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迺序墨翟禽滑釐宋鈃尹文彭蒙田駢慎到而至於關尹老子曰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毀萬物為宗夫豈有待乎外哉太史公序六家之要指於道家亦曰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

物而已又豈有待於外哉噫二子之言何其相似也豈其宗乎黄老者本乎清淨無為而已耶余嘗考諸五千文矣其言微其旨遠其文簡而該其義宏以肆夫豈有外此哉及降而為熊經鳥伸餐霞服日之法流而為禁祝禱祈符籙燒煉之方是豈黄帝老子蒙莊之旨乎噫術益熾則道益漓獨黄老乎哉學道之士盖亦返其本矣廣陵當東南之衝舟航之經緯輪蹄之摩擊冠盖之低昂重裝蓄賈之往來塵相及而袂相接也登斯堂者亦有酒然而醒超然而悟屏好惡而忘得喪者邪羽衣黄冠之流抑又有求所謂清静無為之旨如蒙莊太史公所指者耶初大宗師吴公命文明中正常應法師董宇定與王君主是觀董君從其師祝釐上方而王君為之也三清有殿帝君有祠壇以接靈室以藏經翼以兩廡表以三門皆易其腐断而新之而觀始具可謂勞而有成者哉紀其顛末以示久遠固宜王君名仁溥自號澹淵既為之書且繫以詞俾步虛者歌焉曰域中有

物誰能名孕乾育坤陶萬形猶龍得之以為經其祠孰主維三清天帝列真地羣靈霞冠羽扇儼列星仙翁鵠立衣雪明雲車飈馭霓為旌陰風慘淡從將兵嶽祇瀆鬼羅拜迎耽耽其堂殖殖庭塗金間碧光晶熒羽衣翩翩環珮鳴採掇日月吞華精飄搖八極道合并金芝九莖甘露零五兵不試百穀成泰階六符萬國平

王右軍祠堂記

戢山距越城西六里晉永和中右軍王羲之嘗居焉或曰戒珠寺其遺址也寺有池窪然而左右一淨若鑑一渟若黛蓄或曰觀鵞墨池之故迹也其果然邪晉距今幾年寺之祀不絕何其久也豈愛其人而因以及其迹邪初右軍之去會稽內史其誓墓之辭何其悲也余味其言未嘗不健其決而高其志惡虖一懷祖能激哉迹其貽殷深源書籌策江左之勢畫北伐之敗又何其工也此其志豈嘗須臾忘君耶亦見其不可而已也舉茲求旃其蟬蛻軒冕肆志邱壑有以也夫彼屑屑以懷

祖故談者亦淺乎淺矣嘻此其人何如哉會稽山川之美皆其相羊自恣樂而忘返者也登蘭亭遊雲門未嘗不想見其為人況過其祠者耶至治三年秋九月僧弗戒於火寺及祠獨巋然明年主僧訥公偕其邑之士陳翔始即其處易腐斷新昏翳且鉅書晉王右軍之祠揭於門余遊越之其堂而拜焉訥公告余曰願有述吾慕右軍之清風峻節而恨史策之陋而憐越人之不忘其思也故并采其出處之意而記焉

法輪寺記

陸渾法輪寺僧廣安治其事事既成請於余道其先師清惠事與其寺之所以成者曰願有述初賁渾之陽有庳屋數椽翳蓬藋故惠正者居之欹穿不葺榛棘鬱塞狐得以為域虺得以為舍樵牧避焉居民張閏懼其起廢之艱也迺請清惠大師主焉清惠至則喜曰吾居不以易此也遂率其徒廣接廣安刜榛與藋煙圮補缺即其故基崇庳益狹斬材以闢之陶瓦以覆之三年有成

而穹屋負崖長軒凌虛摩棟揭棟環山而出居無幾清
惠坐逝主者凡更四僧而至於廣安廣安唯其師重飾
之勤顧其殿宇基高而傍虧朽懼風雨之或腐也乃營中
殿峙重門翼之患其力之不給也乃持簿乞於人銖積
寸累口節衣縮悉資治其寺以其故人皆信服二十餘
年始迄於成屋之區如干而殿宇門寮齋庖庫庾之序
皆足器之數如干而浮圖所用銕魚鐘鼓之編皆具其
像自佛菩薩大士羣從衛之嚴如其法在陸渾之觀以
環傑稱嗚呼斯寺之興夫豈偶然也哉廣安師弟子
披摭積累之勞歷二十年之久凡所欲為無不如志是
者克堅其操勤其志則道之廢者振而世之治可成其
美可勝言哉清惠嘗與山川扶宗宏教大師游禪律並
行不相流礙廣安日講法華行願兩經以聲音作佛事
皆傑視其流者故余樂為記之且有警也

壽聖寺記

道伊陽而西羣山坡陀蔓延泉石草木幽隱窮絶行者
欣欣然而樂樂未已也哀又隨之凡七十里始得鳴皐
則曠然見其為寬閒之土躊躇徜徉相顧而喜矣亦人
情倦覿於其所以饜而樂得於其所未足歟鳴皐有寺
曰壽聖行者至是必少休而憩適焉其南則鶴鳴諸山
峯徵君之所從遁也東引青渾房次律元紫之墓在焉
西眺錦屏之山稡列庸附庶幾有隱君子北俛伊闕而
牛僧孺嘗辱吏焉其所謂金沙灘者名在而迹莫尋使
人慷慨興起皆可採而賦也其背則倚桃山前帶順陽
渠烟炊氣嵐混隱迭見於凡帝之上織文其流音如鳴
弦秀妬工競皆效于左右故地得其勝田入之饒倍於
他壤故官得以侈棟宇甃甓嚴麗深穩凡所以奉養之
物莫不皆具故徒得以集所謂經者甄千餘卷得以廣
閱故理得以深是以環伊數百里以浮圖名者壽聖其
甲也其構端興緒無籍圖可考識於鐘者則政和二年
也金末廢於兵其徒法聰者能悉力以起其廢今院主

僧某又治其故而修之迺以余友克坍景宪之命疏其事請為記余謂興事為難幸而事興而後人不廢壞之尤難天下之事莫不皆然非獨浮屠氏也茲寺之廢興屢矣歷百餘年而卒復其故者是豈有數然邪亦其徒之才且智而善殖之也今夫若弟子之於家士大夫之於國舉能若是則天下之事無不立其廢者無不興起而父兄君上可不詔而俾成而其美可勝道哉故余既書其事而復寓其所感焉

強齋記

宋君文野將歸闕東築環堵之室於先廬之陽翳蓬藋而居焉而命之曰強謁余言其故余謂君年七十將隱矣而其志不自足如此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猶箴做于國作抑戒以自儆也君子之於道蓋終身焉不以壯耄而勤惰也此其所以自強不息也歟強有以勝人之謂也以君之博學洽聞馳騁以驚世者謂之強邪以君之廉介剛直不以一毫挫於人者謂之強邪由前則

為誇由後則為傲吾知君不為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古之君子養其德之剛以勝其欲之私足乎內無待乎外夫然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行乎患難而不屈臨乎生死而不懼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此其所以為君子也邪雖然衛武公不云乎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慎其獨也傳曰君子莊敬日強敬其慎獨之本也夫以余君鄉道之勤進德之勇老而益壯其為君子之自強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為之書

遊分水嶺記

洛邑之西山川之勝者莫若伊陽伊陽之西山川之勝者莫若分水嶺始余吏是邦嘗娛其意於企高涉遠伊之閣廓怪瑋可喜之觀皆我有也唯分水之勝未一到為歎延祐戊午夏余以讞囚錄汝還伊始自臨汝逕通衢而南眺滄陂陁翁勃麥氣野雉磔磔敬起於前又新西馳三十里曲道蔓延山形斗起又二里而至紫邏口從者以雨告宿道傍民家又馳二十五里山益幽泉石

益深峭棄馬徒步石齒間自山椒轉而西有山屹然矗立若覆碧玉盎者分水嶺也其股址盤薄占五百弓其高踰兩牛瞰其下多穹嵓詭石挾奇妬秀其産杉櫧竹箭利及比壤嶺之陽有泉出焉沸沫浴潗伏出石下其左東流屈折其上林麓峭嶮不可窮其右西行紆餘沮洳乱石間激者矢集渟者黛蓄大者輪旋細者蟲鏤囓石嗽沙風微響遠為溪為潭為溝為渠蓋二十五折而入於伊水惜乎悶於幽隱窮絶之地夫豈山靈善幻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邪由嶺西南有溪介然篁篠蓊欝仰不見日又二里而至小青山絶壁側立千尺狀若禹鑿者有藤如大蚖蟠蜿其上有鳥大鵠而黑磔然其鳴又馳二里而獲少平其傍大木百圍其蔭如蓋乃繫馬石觜披草而坐仰瞻崖壑傍瞩岡陵鼻口呀而蹄股峙伏光景而薄星辰至於野林荒墟鷄犬鳴吠溪聲斧響笙籟間作若古仇池之比心搖搖有窮探幽討意高嘯清詠不知身之在何境也始則霍然而疑復悟而笑曰

昔人有出守永嘉不以民事經懷徜徉山水間者有一
洛南以山林為狂獄者二者皆有累焉若余者當共
杖策翩然意適忘返無伐木開道之勤濯清流挹白雲
寫耳目之勝以自適無悲傷憔悴之態二累之有也余
既嘉登非浮游之勝而嘆盛游之難再也於是乎書

欽定四庫全書

伊濱集卷二十一

記

元 王沂 撰

芳潤堂記

懷玉山之陽有溪其流清瑩秀澈橋橫焉若鰲負虹飲故其地名曰梁川背山而面溪有屋數十楹則廣信鄭伯飛燕居之堂名曰芳潤取機文賦語也堂之前有池池有亭曰若舟取易乘木舟虛也據堂之左有樓曰覽

輝取賈生所賦鳳凰覽德輝而下也伯飛田有杭稌之入居有山水之樂賓婚燕祭之具可給也仰有蒼翠風雲之變化可挹薪翁逸人之廬可指數也俯有清淺渚蓮汀蘭之芬芳可擷文鱗綠羽之潛泳可緡而弋也蔭有長杉籍可豐草抗埃塏之外窮耳目之盛此伯飛有以遂其樂也伯飛因其游任丞良臣以圖屬余記余謂文以載道也王迹熄六藝闕世之績辭者涉其流不探其源摭其英不食其實雖敦腴鮮縟膏香可愛求其根抵濟用則蔑如也文不適用奚以文為易之象於履險必曰涉川舟以濟險也古之人若賈誼陸贄以文立法制削強悍其於用猶舟之濟險也然士之以文華其身而為世用者往往蹈悔冒恥而不知止若鳳鳥者其隱見以道故君子取焉余與伯飛非素交也觀其堂可以知其學於文觀其亭可以知其志於用觀其樓可以知其審於出處矣若夫登臨覽觀之樂與風物之美余歸隱江南尚能為伯飛賦之

為范慶元芳潤堂記

昔人論作文之法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生取古人書劇讀而精思之洁乎其川流薰乎其蘭馥研索日以富則陸機所謂漱六藝之芳潤者可言矣雖然辞章之靡麗者易工而義理之精微者難究其益恩所以務學乎致飾語言不若養其氣求工筆創莫若勵於學氣完而學淬則雖崇德廣業亦自此進況其外之文乎文者技之末也河汾王氏嘗以定君子小人之分矣生刃可不知所擇哉范慶元問名堂之義故書此以告之

崔府君廟新垣記

須城有祠巋然宅於北郭之阜曰崔府君廟闔境有禱輒應如響民事之謹廟建於国初殿宇中峙丹碧炳炳而崇墉缺焉負販者得以憩芻牧者得以游曾不若折柳以樊吾圃也噫瀆甚矣虔奚以揭靈奚以妥哉故贈鄆城縣大夫王君汝楫懼爲廼垣以繚之伐石命工皆已貲出既成而緻密堅整截然矗然稱神之居過者加

肅非祈謝潔齋而来者不敢入其知所嚴奉者哉維神生著令猷攸司幽府靈寔烜赫在宋特封護國顯應公其後陰施滋厚寵數益崇威神洋洋無所不在故牲幣之薦在在而是盛矣哉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今夫世之嚚子愎孫父凡之教不入禁網之設不畏驚然自棄於非道拜祠下望神像則凜乎肹蠁之聞肅然敬心之萌遂至不復為惡是非神之有並乎禮樂歟郡邑乾旱水溢蝗螟蝗札瘥之災雖世治吏民亦莫能免於是有禱焉隨感而應變洽而豐易憂而喜又非有並乎禮樂歟幽明之理夫豈二致然則須城之民可忘鄆城之如千年其子京畿漕運司判官德實因余遊謝君潤嚴奉之心哉建廟始邑人王氏歲久其名逸鄆城既毀来求文迺書以志歲月時至正四年三月朔也

祕書監記

至治之世必有圖籍之藏此書省之所錄設也初太祖皇帝經營天下於文儒之事未遑也世皇定江南收趙

宋圖籍大儒老生之論注騷人墨客之文辭與夫荒遐幽絕餘款墜刻星翁樂工兵書歷法方言地志佛老所傳及勝士良工繪事之精書法之妙奇絕之迹起上古竟宋金季莫不萃焉信乎觀物者必於其會然非至治之世則物亦莫能會也於戲盛哉是故官書省者皆當世聰明魁罍之材詎獨漸摩文學之益蓋以待上之用其重如此則其制度治草可不彙而編之以明朝廷好古樂善之勤而勵學士大夫之行也哉着作商仙翁以賢相之孫優游冊府嘉上之厚其禮秩而欲貽法於後世也噫此其志可量也哉

有容齋記

劉彥時作堂為燕居之所既成請余曰溥也褊心有所不受狹中多所不堪懼君子之棄而淺丈夫之歸也思有以廓其量乃取諸書有容德乃大義名堂早夜以覽觀焉庶乎古者佩韋之意也余嘉其志從而告之曰今夫物之虛其形而能受者器之圓方是也然受則有量

江海之大鼉鼉魚鱉之所錯祕怪神異之所儲珠玉寶藏之所產然受則有涯若夫天地之所以大則無得而損益也故自其德名之謂之寬自其寬之所居名之謂之容而世謂之有量量以識擴而識以學進也雖然傳稱黃叔度汪汪如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其有容若此叔度之賢無以見於外者其學亦莫得而考也豈其資之近道而學之不講是以言論風旨無傳耶嘻司馬遷班固述其人言之寔而書而後人猶有竊議者叔度筆於范蔚宗而人翕然信之豈有其寔者可得而擬議而抱虛徇名者無得而窺也耶名者寔之賓也以寔則莫學而非道以名則莫學而非物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吾子勉之而已

礪神廟記

龍沙克坍景宛甫世長千夫鳴巢山下新作礪神廟報功也初天兵之揃金墟宋也其先世皆有功天歷初年天兵戰靈溝景宛甫又有功師還祭於廟告功也至順

三年十一月景兖甫命其子瑪克本走京師屬沂記沂謂五兵之器皆神司之礮亦然盖其力之所摧擊聲之所震壞光氣之所薄曜鋒刃未接固已落敵人之膽矣非神能若是乎沂往年官伊川與景兖甫游最厚常觀其春秋教士閱習以程其能摩厲以作其氣旗旄鐲鼓魚鱗雜襲士皆賈勇自獻靜如磐石動猶飄風機械便習之利步趨遲速之節悉如法其精神所會何如也其神豈不昭昭然哉故沂書其端原且綴以詩俾春秋歌以祀焉曰他日之石規以工鼓之機氣成行充風雲前驅獵復隆轟然電星流虛空翹關扛鼎羆與熊頭蓬衣葆履鋒庸較厥技兮奏厥功若泥在陶金在鎔攙槍掃影祛豐隆狠折其角弛厥弓崑崙已頹河不東震赫萬國罔不龔岳柢瀆鬼來會同義軀斯完隕兇躬凱旋盪滌霧與蒙神揚厥職士氣雄開乾闔坤鴻濛崇錫以英簜疇其庸鶴鳴山高萬碧叢嶢楹繪桷飾以彤神之來兮宴新宮靈旗天矯纏陰風神之去兮窅莫從光怪欝律飛

長虹刑牲醪酒肴核豐鳴簫考鼓聲逢逢五兵不試衣不戒御勇韜力和爾容神兮妥靈蠖蠖中而我見軟無能容

題跋

御書九霄二字

臣沂忝侍詔宣文閣竊觀皇上運筆之妙鸞翔鳳翥勢若飛動而從容法度之中及觀賜布衣臣胡震宣九霄二大字則知天縱之聖肆筆而成已見於居潛之日昭回之光震宣獨先被焉可謂榮也已雖煞鸞鳳冲霄必假羽翼曷以新豐逆旅自期哉

題治平策要

洛陽少年號為通達國體新豐逆旅若素宦於朝其書與策如日星之垂而江河之流也士生陰盛時沐鴻化其可默而無言乎

題殿陽與世帖

文忠公與其姪通理書云殿陽氏自江南歸朝累世蒙

朝廷官禄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効
歐陽氏之承德襲訓者衆矣在今盛時常表顯眉山蘇
叔黨之後而不聞歐陽氏之有仕者豈無其人邪抑潜
德晦行而高不事異代之節耶元裕之壬辰雜編載安
平都尉完顔斜烈在金季猶知尊異詎其盛世而反有
不録者耶則知潜德晦行者多矣今觀廬陵歐陽永叔
所藏絵興三年録其九世祖太平守興世省劄二通又
與公族諸孫翰林直學士國子祭酒元功游始悟東坡
有云君子之澤豈止五世而斬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
傳信哉

書王麓庵帖後

麓庵先生以醇儒碩德冠映古今其志節之偉謀慮之
精固非贊嘆之所可及今觀此帖筆勢低昂意衆軒豁
而法度森嚴豈所謂從心所欲而自不踰矩者耶嗚呼
非其胸中有以大過人者何以及此捧玩再三不勝敬
嘆庶幾來者得以想見前輩風度以致高山仰止之意云

題林先生訓子帖

余幼時侍先子官江南識蜀郡林君彥立其文章詩刻屬清峭斬斬然不肯蹈襲前人一言半語其游如弘農楊載仲宏鄭劉汶師魯皆敬畏之延祐間余游京師又識彥立之弟今奎章閣照磨彥廣清修好古克似其兄時彥立已捐館舍三年矣相與感嘆久之後廿餘年當至元三年正月彥廣出所錄先訓首其言導愍切至乃知彥廣季昆克承其家者有自矣

書聚星圖後

德星之聚以賢也天人之相應如此不於朝而於州里動天象於杳靈之世何居天之佑漢甚萬也漢昌以承天耶兩家三世咸有名稱豈天之生才私於荀陳耶亦其承道漸訓不扶自直者衆耳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噫聚于州里而其美若是聚於朝則其美何如耶

題潭濟川傳後

祭獺弗安厥居席險阻之勢伺可乘之隙作兵仗合衆

為寇敘良民火官寺其情狀之可嫉者若此朝廷嘗命將出兵以難禦之汝楫以下邑一薄樹戰功則其建大將旗鼓者從可知歟身被創長子死而進擢不聞則其賞罰也又可知歟寇之益張也民之重困也固宜康誥曰敘越人于貨昏不畏死凡民罔弗憝孟子以為此不待教而誅者也噫俾人人皆汝楫則寇不足平矣若夫致其信義而單車獨行若龔遂張綱祝良之類者此難以責汝楫也

題胡古愚大拙先生傳

大拙先生扁舟江湖而不遠世以遯形曳裾王城而不飾智以徼名以為仕耶則操行欲蟬蛻乎流俗以為隱耶則文華可滌飾乎太平所謂寓巧於拙而物卒莫與之爭若夫氏族與字則君其問諸軒轅彌明

題宋獄空詔

書曰刑期于無刑語曰必也使無訟乎此聖人不貴去刑而貴無刑不貴止訟而貴無訟也沂嘗承之修宋史

至刑法見太祖初即位尤重用刑哀矜之詔歲輙有之刑部設詳覆之員諸路命糾察之使至淳化間又置審刑院於禁中其重慎之如此中更衰乱而澤不憖亦其祖宗好生惡殺明慎用刑之效也歟而況廷尉持天下之平司生人之命其當時選擇之精屬任之隆宜何如也其能仰副欽恤之意以尊揚祖宗好生之德俾庭無留繫明允如張公者其賢從可知歟古語云活千人者其後必封吾知張氏之後其慶未涯也紹興之詔有云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此座石永以為訓居是職者尚鑒之哉

題許將手簡後

宋南渡前士大夫例善書雖未能如蔡君謨米元章從法慶中來然其天資所發往往無塵埃氣可喜也所謂女好無定姿悅目即為姝耶

題觀泉圖

毖彼泉水其清瀏瀏既出於山亦經於邱原則有坎陸

則有岐汪汪洋洋莫知所之奔壑西馳經天東注天豈
性然勢激而寓斂此消滴至於尋文隨波同流惟海是
向彼觀泉者朋簪童琴洗耳其操濯纓其心鳴雨林矯
霏雪崖至時不待人圖不盡意漆園蒙莊妙契淵默君
子人與果行育德養正之功有漸無已最爾後來是之
取爾

書唐古氏碑後

余讀詩緇衣篇而後知賢者之能世其家也再觀司馬
遷表劉項方作敵士以智力自奮厥或弗類亦序建為
侯王傳不一再或覆厥宗又以知武公父子固賢亦先
王忠厚之澤有以成之也老唐古氏由雲中郡伯奮起西
夏事世祖皇帝時方整六師以行天討推心膂之良寄
爪牙之任者一遵成算其摧堅獲醜必眡功輕重而賞
能以此時備任使蒙寵則其材且能可知矣施不盡
有以隕厥身子桓勇都尉紹以忠義自持從出征入衛
功烈炳然則雲中之祉其後人者從可知歟客省使當

天歷初視理之逆順挺身來歸千城斬獲所向無敵第勞行賞眷奬優渥又非承德襲訓之力歟其子當嗣爵既以萬戶讓其季父又以鎮撫讓其諸弟詎特才且智克紹其先又以知其孝義之化行於家也其孫曾之蟬聯蔓衍也固宜於戲觀世臣之家則我朝之深仁厚澤何如哉大夫士之工聲詩者可無以繼緇衣之篇耶

書性齋說後

新安方城讀書之室翰林待制揭君曼碩扁曰性齋取易成性存存之義也襄陰王沂述曰情者性之發性者心之理感而遂通者用寂然不動者體其靜也如泉斯涵其動也如流迤邐或濤瀾之壅決非捧土之或止求復所有斯克乎已卓爾不羣萬善具備靡闕靡虧常目在是體立用行曰道與義其功何以卑禮崇智崇也效天卑也法地念茲在茲生生不已一真春融諸妄蟬蛻猗誰名齋新安方子敢贊一辭以廸來裔

題彭宗徐字說後

廬陵劉高仲先生名彭叔字曰宗徐且推原所以字之之義其說固美宗徐西江人也亦知西江有所謂南州高士者歟昔之人有起武子於九京弔靈均於湘沅者而況居其里覽其跡者歟其人去今且千載其風聲餘烈何如也聞之者亦可以興起矣而況慕蘭而名相如者哉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宗徐勉之則高仲所謂大彭氏者於是乎在

書姚許靜談圖後

姚許二公以名德之重事世祖皇帝考其平生所立始終鉅細夫嘗一念不在國家今觀靜談遺像尚足以見其跨越古今翰旋宇宙之意一時君臣之際何其盛哉二公遠矣其學術之醇議論之偉則未嘗亡也昔馮唐論頗牧之賢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孝宣以致中興此余之有望於來者云

欽定四庫全書

伊濱集卷二十二

題跋

題胡士恭濠上藁

嗜欲熾則神疲而意昏憂患集則氣折而語陋困亡若之累而求詩之工難矣哉蛻氛埃處閑曠日與逸人勝士游固無嗜欲之惑遠聲光遺勢利遐想夫灝氣之初太素之始又絶乎憂患之撓士恭得乎濠上者若此宜

元 王沂 撰

其詩之工且多也由是而工之不已宜其與含之彌章
幽其趣翰之彌光潔其氣遠之彌芳澹其味咀之彌長
清其韻聆之彌揚與夫柳宗元韋應物李太白陳子昂
上下乎清都之境翱翔乎白雲之鄉士莽以是求之則
觀魚之樂亦有合於蒙莊

書麥舟圖後

嘗讀陳履常詩為惠不必廣但問與者誰受施何用多
名義以為資未嘗不撫卷嘆息以為名言由是觀之則
舟子之請原思之辭皆非義也孟子於辭宋則受於齊
則不受莫非義也故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與傷廉可
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克夫曇卿皆一時偉人傑士其於
取與必有見於此

題孝節卷

夫有德色之子則有諀語之婦有高義之夫則有偕隱
之妻劉氏之守節固偉矣亦處士之孝有以化之也家
人之義歸於反身信哉而況閨睢之行流風之被乎江

漢者當何如也雖然子之致孝其親妻之弗移於夫理當然也而韓氏夫婦迺屢太史為之書噫

題獲麟圖

閔睢之應實無麒麟而若麒麟之瑞春秋之作實有麒麟而非麒麟之時噫

題李敬齋樂府後

余嘗觀敬齋賦鴈卽雙棄兒樂府數章於元遺山集中經緯綿密詞旨清楚似勝元作意若如黃魯直陳無已和東坡詩前輩所謂極力以壓此者今觀全集其語意渾厚絶類晏元獻父子乃知遺山附入之意有在也

題晦室

甄德修命其藏修之室曰晦而王子為之詞曰春華之榮須風光以成煥其神明須含光以貞龍蛇之蟄以藏身尺蠖之屈以求伸巷顏之如愚而擊之耕於有莘晦其名者昌晦其德者百世不忘斯聖人之所以洗心於咨而退藏

題大學治平龜鑑後　李朝佐著

窮經將以致用者也漢之儒者亦嘗以六經之學竊見於用如以禹貢行河以春秋斷獄以三百五篇進諫六經之用固不止於此然視夫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者如何也余有取乎大學治平龜鑑者以此云

題歐陽公摹墨迹　權事親孝為人忠謹身如

宋江文忠公萬里稱歐陽公摹事親孝為人忠謹身如玉澹然無世間榮利意評其文高處逼西漢其推重如此此記雖非愜意之作然憂世之心溢於言外是未易以工拙論也

書紀將軍傳後

晉州鼓城之東有封鄣然相傳為漢紀將軍墓鼓城居氓紀姓者百餘家皆云將軍後蓋信然也司馬遷班固序漢之興亡有畫一策下一城皆為立傳而將軍以身殉國脫高祖於尼忠義之氣到今凜然如生權懸夫運

簫游說搴旗斬將之功何霄壤之寥絶也是宜詳其胄
出而傳之以勸忠於後世而乃附載爲謬矣雖然彼運
簫游說搴旗斬將者雖赫然震爍於一時而泯滅無聞
久矣將軍獨俾人稱思至今社而稷之尸而祝之豈其
忠義之在人心者使然歟傳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將
軍在之矣紀姓有仕國朝爲干夫長者曰禎字天祐爲
廟以祀余既嘆史氏之陋而嘉天祐之能表顯其先也
於是乎書

書硯北生傳後

至順間余嘗序硯北生集古印考是時生年甫三十狹
此著書游京師一時賢豪知名士皆與交生負其有不
肯俯首隨流俗已而歸吳中徵甲乙諸公貴人間問海內
精賞鑑可召用者余曰吳中趙仲穆與生淮南陳新甫
是御府所藏珍圖名扎品第而已既而余承乏翰林一二貴人亦相繼去而無知生
者矣又三年詔修遼金宋史余言任事者曰生聞見甚博

叙事有法宜以前代陳無已故事召生而任事者復以白衣難之至是不見生十五年矣道士張一無來出吳興王蒙著硯北生傳讀之笑曰昔米元章以高世逸群之氣而姍侮杜少陵於數百年之上豈獨為一薛少保計哉生方以圖書翰墨之樂而錙銖軒冕以湖山釣遊之適而塵壤勢利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余亦淺乎知生者矣乃補傳贊曰鼓文周篆缺莫續鐃歌漢詞亡可屬昆玉蟾肪泥視玉璃盤蠶卧紋雷穀商甗姜鼎敦有牧琱戈蟲魚畫狸鵠斷縑敗楮倒囊贖雜然前陳什襲蓄清風古意溢我目誰其樂之吳郡陸

題理千戶孝行傳後

歐陽子云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為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觀此則知理君之孝行可尚也

文

謁鳴皐山三清殿文

鶴鳴之山秀而雄兮亏壺蓬萊此別宮兮雲旗羽輪飄乘風兮烟消月出聞璀璨兮哀此嵩民瘠而窮兮維神之祐助歲功兮藥疾驅癘攘螟蟲兮雨暘以時沴易豊兮桴鼓不鳴囹圄空兮爾壽爾昌曰農工兮何以報之愧於中兮謁於靈宇嚴以恭兮神之惠我曷其終兮

謁木門義應侯廟文

撮土之山勺水之淵苟利於人有神司焉況於嵩高卓瑋拔出倫類出風雨見怪物而合於先王之典禮者耶維神血食此邦著於前代靈蹟昭昭攘凶極害其式遵故典敢修禮謁永維靈德常祐斯民則民之事神其孰敢怠

謁三塗龍祠文

三塗之險實險而奇創立峩峩帶以長伊其險伊何有神司之神有靈蹟邦人所祇噫風震霆騰雲橫電驕陽

以祛膏澤以施拯溺攘凶庇廕嘉秠開闔變化其功孰
窺我民報事豈有斁思爰卜其吉蚤駕以馳爰肅我躬
爰謁靈祠爰求民瘼匪禱我私爰以薦神神其歆之

弔鼂錯文

有漢失馭兮裂土擅强太阿倒持兮黃屋翺翔綱紀逆
史兮弗慮弗匡馮口或啟兮胷陷劍鋩賈策之畫兮流
涕浪浪大夫之弗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噫跌盭之云錮兮
俞扁深矉其旁厲鍼石以從之兮衆果竊笑其為任
猛獸之在山兮樵採擯迹鷙翮之高翔兮狐狸不食何
大夫之忠勇兮君胡惑夫讒賊詎覆敗之是圖兮卒快
心乎仇敵殺身之匪余戚兮哀宗社之將隳苟余心之
無愆兮雖勦絕而奚悲嗟夫世之議大夫兮曰胡蹈殆
而弗疑術數之自操兮斯聖人之所非身居而君將兮
固召禍以媒譏君子之過忠兮故忍責其纖微羌余衷
之坎坎兮獨咏嘆而長思余哀後之人兮何鞠恧而抵
巇咸嗟卑而嘆老兮孰懼忠讜之或虧瞻馬鬣之遺封

兮聊徘徊于頳湄緬遺塵之遼絶兮涕浪浪以沾衣

贊

天衢子贊

翰林供奉李彥方自號天衢子贊曰豊下而腴有美髯鬚冠服也儒春温盎如紬金匱書有承明廬扁舟江湖世莫能拘彼疾其驅我車徐與時卷舒是為天衢

二賢贊

翰林待制揭君曼碩既為西江彭君宗徐書仲長統樂志論陶淵明歸去來辭宗徐弟宗建求余書其末余謂二賢之心迹固見於論與辭若其言行之詳有非辭與論所能盡者迺為二賢贊俾有以希慕云曰有漢徵士世居山陽策幹之敗厥聲益彰俶儻敢言或以為狂發憤著書其言曰昌足繼西京董賈劉揚卜居清曠於焉徜徉散策平林濯纓滄浪雅操南風妙曲清商呼吸精和靈龜與藏猗歟先生與道翺翔有晉處士少而居貧州府三命不屈元纁棄官從好厚志薄身賦詩歸來寂

莫之濵灌畦鬻蔬魚菽是勤宵盤晝憩非舟非輪抑揚
爽朗其辭不群白璧微瑕孰云知文簞瓢屢空短褐懸
鶉求義而義求仁而仁曰康曰惠往世同塵猗歟先生
天之逸民

王善甫畫豫贊

千歲之松百鍊之鋼遇挫弗虧雖老益彊撫民也煦兮
春陽擊强也凜然秋霜髮白顏蒼洗心退藏觀浮雲而
一笑聊杖屨以徜徉

張淳甫像贊

洛陽張生舉拜且泣請於余曰先人以潛德晦行聞於
鄉而卒窮以死舉也無似懼無以表見於世先生其哀
而賜之文俾托以不朽吾小人亦與榮焉予弗獲辭為
之言曰莊周論天曰自然吾以為荒唐之言至於仁者夭
鄙者壽賢者窮愚者達荒忽而不可究然後知周之言
為弗謬嗚呼張君璞玉之良道弸於中而暴之以藝
孝行于家而譽聞於鄉然而善不克報勤不獲祿謂天

有知何禍何福謂天無知何後之淑舉也勉旃姑務于
學以求其傳庶足以發幽光於九泉古之所謂倚伏者
尚可信而俟焉申包胥不云乎天定而後勝人人衆而
能勝天

奎章照磨林彦廣侍儀舍人畫贊

辨色而朝百辟輯瑞以會萬方紫宸之班濟濟鏘鏘望
之猶鳴鳳之在朝陽此其凜而清頎而長言而文神而
昌直氣明廬登寶繪堂者耶

遺安堂贊為李唐卿御史書

維士晦顕縁時亂治即以求安其旨有二其在於易隨
時之義義猶權衡曷可錯置其在於書曰安汝止道猶
規矩方員是視三仁事殷或去或死二老歸周或用或
恥是義之安以時而已呂仁臣敬安在於是止慈止孝
曰父與子是道之安不易萬世龐公栖遁丁漢之季豈
表是依聊以避地遺安之對可施於彼表終不悟徒高
其事猗歟世德醴泉仙李其承有子以文起仕既貳天

官為材御史有孫嶷嶷亦紹厥美畎畝之安烏得而擬曰視諸道其安以此其安以此維後之祉

銘

尊己齋銘為績溪汪氏賦

人于萬物所貴為己蹈賢軌賢由己而已惟爾從欲得彼忘此孰云千金視若泥滓惟此可尊惟彼可恥精擇力行一問諸理伊誰名堂猗歟朱子

先君硯銘

其厚也不反不側君子之德其潤也溫其如玉君子之澤惟其然余先君子寶焉以昌斯文之傳

碑

知宣德府王公遺愛碑

宣德郡兩京間險帶河山勢壯屏翰列聖時巡馳道所從出車傳旁午民廬阜蕃猶漢三輔歲巡幸服御供帳陪扈百官廚傳飛輓鏹屬罷軟吏既喉喘顛汗免罪戾不暇而並緣為奸者躍躍以喜矣其鷹擊以峙威猛令

以趨辦則又民不寒而慄其有臨政而民安之既去而思之不忘者可不謂賢乎哉廼今王公既代之如干年而民著其善政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則其賢可知矣初延祐三年陝西牧弄兵朔漢皆警上都留守議時丁祁寒宜預其羊裘以待戰士既具而請其直賦宣德屬邑裘帽袴四百餘雙襲既輸而直不下已而西北解嚴歲輸不已民以故敝其資或立券舉責困不能償至鬻妻子歷十四年吏師耳目不究公曰弊有大於此耶事首於一時權宜者曷可因於後況畿輔根本地王化所先民可重困也哉即下令其屬罷之既而留守司亦不復語所輸公代去久之徵如初時至元三年也公家居上京聞之歎曰夫任其事必圖其效我為政於彼而惠莫能終可乎且古之君子有以利人無不為也今吾豈宜避一時之嫌而貽其民百世之害廼析陳其顛末於分司御史罷之如公言於是民懽呼以手加額曰公德我民至矣哉且以武川劉黼之序介國子助教康

君魯瞻來請書公名敏善甫字也蔚州靈仙人早以儒術飾吏事嘗拜御史西臺丞珎用監同知上都留守司所至聲赫然今特紀其為宣武者繫以詩曰治理孰難厥惟王畿懦或勢回猛威禍基一弛一張惟相厥宜我以吾誠孰難厥施灤水之陽居庸之北睠此奧區拱翼都邑民物夥繁風氣淳質順時撫方布昭品式從官衛士羽林鷹師其來如雲其給星馳曰此常供民敢或違豈其誅求恒若登陴惟我王公若疾在已蠹宿弗剔曷致於理公言諄諄如裘之溫惟誠動神而況於人昔也五羖貴擬狐貉今也在野戢戢其角昔也紐聯婦手胼胝今也然膏緝毳而機民言公德我覆我育豈惟婦子及我牢畜博瘠蘇僵起我嚬呻公燕壽考式慰我民我民之思載歌載詩勸庸後人德馨似之

伊濱集卷二十三

碑

元 王沂 撰

樂平縣尹廉君遺愛碑

樂平縣尹廉君遺愛碑

平棘廉君庭玉之尹樂平也寬而不煩嚴而不苛教民趨農桑通溝洫以厚民生興學校以嫩其俗又以其餘力封壇壝理傳置悉如法其識事如蓍龜操守如氷霜憂民務如家事衛良善如生蠲不為機巧刻察而治獄

不撓曾無嚴聲惡色而吏縛不得逞里懽戶懌咸曰有
惠愛於人既去官邑之里廛林野之民願伐石以紀其
政以耆老閻惟寅之狀來徵文曰邑民有與大姓爭田
者大姓力能動縣州吏曲文為道地民憤死其妻藉以
中之逮繫者四十人獄具君求得其情民泣服釋濫繫
者歲大旱麥既萎死而菽粟未種君薰祓禱羣望得雨
遠近周浹變瘁為榮易憂為喜民曰君精意所致也君
名國器早以明習法律推擇為吏歷官和順南宮二縣
簿故能深知民隱所立卓卓如此嗟夫理民莫近於守
今也今凋郡敝邑相望盖能推其功惠及民者鮮也君
受代在任之歲月與衆人同而民思之不已亦難矣哉
乃取其民之所頌言而次第之曰樂平之郊載歌載謠
有綽其政其聞孔昭聞也曷以宜民而已宜民曷以以
其夷易獄訟之濫繫者充斥君來聽之髮櫛絲績時澤
之愆我民焦然君禱而澍錫之有年遺秉栖畝困藏露
積富我鰥煢繄君之錫原有喬松隰有豐草無壯無穉

祝君壽考式爾後來視君之為太史之辭我民之思

真定路饒陽縣主簿呂君遺愛碑頌

至元之初詔天下勸農桑興學校草弊修廢而海內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時羣下遵職惟恐在後而饒陽縣簿呂君以治行聞歲滿代去其民聚而謀曰我民之德呂君至矣顧以自效盍以君善政劾於石乃俾邑之士尹彬張思禮走京師請余曰呂君之為饒陽也以平恕質慤為主不矜智飾名每事輒分別可否而使其政皆由長以出以故為之長者聽為之民者思先是賦稅失其平民往往轉流君正稅籍懇姦蠹若疾痛耆欲在已復其業者五千餘家歲輸米五千石武強出入圭撮若家計然於賦役度勢不可蠲除者然後第甲乙調發與民為期會如補倉廩治梁道費不煩而民不擾濠沱水囓堤府調陻塞君賦葭蒭均更繇旬而集府歲買桑楮蘊絖給受有法無均否之弊無會集之擾凡民有訟曲直君濯手擿爪徑決於前不以屬吏註誤若小過輒

誨諭遣去民有爭分財訴戶役積歲不能決君為辨之卒使感悟而去久之政洽豪猾屏迹鰥寡遂養弛壞更革迺興學校建加封先聖碑與其長貳春秋釋奠以宣教化以故嶷然有能名部使者二千石舉其材將用矣而我民思之不忘公其賜之文以慰我余謂為政莫難於為縣也而簿為尤難凡民事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也惟其長之同則奉法之吏從而繩之不為其同而化其志則為侵官為立異若呂君者不矯矯為異不翕翕為同能使為之長者聽為之民者思蓋人有所不能及也不為之頌則為善者何以勸焉呂君名栗字士寬世家中山之無極其材方嚮於用其可頌者庸詎止于是欤詞曰昴畢之分饒陽其邑流聞王城有偉其績曷以致之時維呂君匪飾匪雕璞玉之絕此張彼弛補刓葺幣庭絕滯訟濫獄無繫流亡既來君能撫之我無爾暴爾無我欺驅我蟊賊膏我黍稷我倉既盈爾廩維億何以祝之福祿如茨何以昭之琢辭于碑

墓誌

元故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致仕郭君墓碣

應奉翰林致仕郭君既葬其孤汝立請于禮部尚書張公國維曰先子官次行治既載太史楊俊民幽宅之銘維墓有碣所以明著其體聲美寔以飾我子孫於千萬世其辭未立敢因公請乃屬其游李澹卿以狀走京師乞文於襄陰王沂序曰君諱士文字從周其先廣寧人中徙錦州至君之大父又徙真定故今為真定人大父諱安世載德弗燿父佑掾農政院以君故贈從仕郎真定路靈壽縣尹母傅氏贈宜人君早為部使者陳公天祥知辟掾不就已而用薦為忻州文學掾改真定文學遷教授大都學調陝州遠安縣簿改太常寺禮儀院太祝又不就以應奉翰林從士即致仕卒於元統三年三月癸巳年七十有四以其月丙午葬於真定縣栢堂原之塋以配宜人傅氏祔子一人汝立女二人長適趙祖昌次早卒孫男一女一未名也和靈壽君殁京師君

尚幼徒步往返護其喪歸哭泣無節垢屢積首見者嘆
息終喪事母至孝飲藥物必經手尤勉勵就學博聞强
識屬文謹繩尺於書工篆隸游於集賢學士焦養直國
子司業硯堅之門而與處士默菴安某磨礲灌食以求
學者所歸今翰林承旨許師敬時貳燕憲尤器重居其
教京學也名益著論者謂居勢且顯而任事者亦意嚮
尤甚居終不肯强起天慰初祭酒蔡公文淵薦居教國
子而居已老矣居益人介特樂靖退言動必度於義於
勢與利無秋毫顧計心晚號西泉日與學士大夫講評
以遂其好嘗考燕南河東鄉貢士其得人為多屬疾亟
歿容止如常呼弟子李鳳理髮正冠遺言里中親疎各
盡其意噫是豈無得而然哉用雖不盡其才而言足以
見其志學雖不大於人而譽聞於一時其自得者壽考
於身其有餘者以裒崇其親以流澤於後是不可無銘
也其遺文若干卷繫銘曰彼囂吾靜以守則勝彼

棘我徐以求則迂不囂不棘維學之力兆此新岡歸安其藏琢銘斯石過若必式

故將士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賀君墓碣

賀君名據德字天爵太原清源人也初試國子伴讀後中泰定四年進士第丙科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既滿乞外補以至順二年八月丁酉終於京師僦舍春秋三十三以其年某月某甲子葬於其鄉之先塋次君初從今翰林侍讀學士富珠哩君學雅為故國子祭酒宋君誠夫今國子司業謝君敬德器重其家故寒也自童幼孤苦無慢惰戲色侍母以孝聞出從友朋以矩法自持為學勤苦旦不頮水夜不解帶龕研覆精必以己所自到者為是由是於場屋之文膏潤氷釋義理溢發既編修史館行加修名加聞若將施之而固止之斯其可哀也夫初科舉行士之策名者纍纍智運術展於清資顯轍執契而取君既為館職矣天與之榮如此而又奪之之峻如此豈暫顯之而終蔽之是殆不可曉者

也既沒之如千年當至元之初清源縣大夫孔禮字仲理石以表其阡以監察御史呂君思誠幽宅之銘請文昔孔子遇舊館之喪而哭之哀脫驂而賻之門人譏其已重而孔子辭焉曰余惡夫涕之無從嗟夫吾銘不愈重於脫驂乎君可以無憾矣繫銘碣上曰孰天而屈孰壽而伸其天其人磅礴氤氳復歸而真

承務郎南陽頰縣尹郭君墓碣

君諱泰字通甫姓郭氏其先陳留人在金季有長千夫者逸其諱天兵定河南君之祖全集蕩析之民為百戶隸武宣王察罕麾下既聞即命為官長以撫其衆始徙家襄邑故今為襄邑人考元贈承務郎汴梁總管府推官毋氏李贈恭人君早從舅氏故參政李成肅公學練習典章律令因革損益至大間朝議修通制用薦者與編緝書成補中書戶部掾有能名遷河南行省掾而名益顯丁毋憂服闋授承務郎尹南陽之郟縣他州邑訟難決者部使者悉屬君已而以疾歸調監衛輝路驛不

赴以後至元戊寅閏八月終于家春秋五十有七配韋氏封恭人子男三人長榮祖國子伴讀欽祖繼祖尚幼女二人適士族君既葬之七年榮祖以穀城縣簿劉中孚之誌求文其碣曰君為人和平質簡不矜智取名其施於為政亦然至有所必行人亦莫能及也初天歷皇帝之入汴起萬夫長之罪廢者命守潼關以拒西軍而游田沉湎自恣間縱帳下惡以肆剽掠軍民洶洶如驚鹿已而潼關失守坐法下閿鄉獄其徒破械出之走郟縣匿逆旅舍君聞往捕左右曰彼將家子勇健多力未易當也盍請于大府君曰吾備伍長民有罪可縱乎既就縛護送汴君應賞不下或勸其自陳一笑而已此行已居官已試者也是宜書銘曰君之為政小法必慎及其臨義則奮而進俾擴其施詎止于斯奚嗇其為惟後之詔

伯姊墓誌銘

伯姊王氏先君宣城公之女嫁東垣侍其氏為嘉議大

夫浙東廉訪使同朝之子婦侍其君通之妻笄而柔嫕
靜約動應儀法於刀尺鍼縷不習而悟於圖史知大旨
於孝友天得也長而擇所歸仰恭俯慈宜於家方其盛
時中外聚指數千歲時饋祀以恭先之而恩意所逮踈
戚如一舅歿姑老分任家政侍其君名宦未立卓越不羈
賓客過從車騎魚貫擊鮮置醴彈絲吹竹歌呼遨放窮
日夜不厭而家業少衰矣吾姊相以儉約納諸繩檢斥
貨簪珥珮服奮勵營畫秩秩有序以儲以積至有田以
食有廬以居飭其子以學不倦此其德性智術非偶然
者人皆謂宜壽而康克備成福不幸年三十八以卒嗚
呼女如是足以知其賢又足以知吾祖考之德行於家
也以延祐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卒於姑孰即以其年某
月某甲子葬于姑孰溪青山之原子男曰某嶄然有立王
氏世家襄陰今為大梁人吾姊為金監察御史諱銳之
曾孫浙西道提刑按察司經歷諱振之孫宣城諱宗仁
之女為之誌若其弟沂師魯也銘曰秉是壺彝一其初

終振彼單微實保其宗在德靡虧奚報弗隆曷以告哀
納銘新宮

鍾教授墓誌銘

客有挾五行書踵門來見曰鍾萬鍾試告以歲月時具
道余生之辰月宿星斗而金佐之用是剛介自將不能
俛仰俗尚謗譽相尋若素所聞見其然者余洒然異之
問其所傳慼然曰吾先子早遊江南得李虛中學而周
覽旁浹星歷書以翼其術推人之壽夭貴賤貧富憂樂
奇中而不失繇是名聞江淮間晚而劬躬教子萬鍾未
及養而遽大棄之葬又無以識諸幽終天之恨也公幸
哀而賜之銘即死無憾翌日袖繁昌縣大夫張純仁之
述一通來授余憐其志為序曰君諱震字東叟太原人
高祖會仕金為小官曾祖耀先祖夢熊子三人蓋成益
禮益友蓋成始徙家浙右辟宣慰司史以歿君之考也
初君挾其有游始孰繁昌間一時士大夫多神其
伎謁者寖衆君應之一以誠篤時微諷默道以救其失

晚用薦者為陰陽教授池州卒於至元二年丙子二月十五日春秋六十九娶虎林何氏子萬鍾也銘曰奚術之微奚居之卑庶乎道之為歸嗚呼鍾君其尚近之

劉宜人袁氏墓銘誌

夫人姓袁氏濮州臨清人父諱某以長者稱鄉里母李氏夫人年二十有二嫁東昌邱縣劉氏為從仕郎德州判官熙之配儒林郎國子助教源之母至元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終京師之官舍春秋七十六即以其年某月甲子歸葬臨清縣廣濟鎮之先兆初德州先配吳氏既歿子淵尚髫也夫人拊字恩有加俾克有立及夫人有子今助教與淵友愛尤篤助教之幼既捐重幣求師教之及壯又遣至京師齒胄子于學淵悉所有以資其費無所靳居數年明試于有司收其科歷官州縣入例于朝德州與夫人皆以助教貴授封夫婦康寧壽考助教迎致京師食其養祿而宜人遽卒其可哀也夫助教同余官國學居相隣也故其子請銘不辭而銘曰子登王朝

夫老卯園謂宜百年象服魚軒胡嗇其報維祉其後維瘞有銘萬世不朽

沈伯雋墓誌銘

君諱茂寔字伯雋其先有為齊太子家令者曰約嘗徙家吳興故世為吳興人至君之考又徙家錢塘今為錢塘人曾大父諱謙為宋承信郎監武義酒稅大父諱行義保義郎准備平江節制司差使考諱元龍登仕郎應浙漕舉君少蓄學問發為文章詩嘗往來新安方回萬里西州史孝詳敬輿之門用薦者補録紹興儒學母病棄歸養居久之改杭儒學録歷石門洞書院長丁父憂卒喪遷太平儒學正先是庾粟庫錢弗以豢士壹切靳嗇贏則掩取自封殖又虞暴章得罪乃竄易為簿書他日為清爨誑士惴惴然恐户外之屨入也君獨俗人簿已弗樹乃私能俾長者聽貳者服日從四方之客與夫鄉邑之老登蛾眉寧俯大江釃酒高會鳴絃賦詩汲汲然恐招納之弗廣恩意之弗周也以故人士舉慕鄉尊

尚之君歛然飲其德也嘻可不謂賢哉晚歸錢塘從容語諸子曰吾嘗築室塘栖樂其溪山吾圃樹菊二百菊孤澹貞潔介然有常吾庶幾近之吾將隱矣明年君疾不起年五十五泰定元年十二月十九日也又明年乙丑二月二十三日癸酉塟烏程縣崇孝鄉蘆溪之原母張氏娶姚氏有子二人曰黼曰黻黼包山書院長孫男二曰康曰庠其著述有古刀尺野人談録視聽録菊泉集姑孰稾菊泉樂府藏於家君廉靜寛慎貌和而内有守世俗之所為有不為者誠有若其自况也塟期及黼以貴溪縣簿薛基之述來請銘故不辭而銘之曰約于身豐于人維篤於仁厚厥有艱厥壽克咸厥後

經歷張君墓誌銘

大梁之張氏有家江南以明法飭行顯掾行省以卒者孝叔有子承德襲教呂繼厥聲為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司經歷以卒者諱復初中修字也少孤刻勵就學卓犖有大志貌魁岸嚴整不可犯嶷然善為官所居聲威

流聞居平樂易長者也初辟浙東帥府史日本賊變生倉卒嘄謼白晝操利兵火官寺闔府劻勷君突出白戎帥部衛兵以拒敵格殺其渠賊以故不敢迫而圍竟解蓋君之勇畧如此頃之遷廣德尉不赴用舉者擢浙西道憲吏繡衣使數倚決難事君治之恒若簡而有餘以材高遷行察院史尋調將仕郎知事平江府非其好不就也又辟南臺掾御史薦君練臺憲典故可以持憲一道遂超遷從仕郎經歷廣西道踰巔冒瘴沴卒鬱林驛時泰定元年七月甲子也享年五十八官為封傳護送以歸其配解氏以其年十二月甲子塟于祥符之原先墓次初君為吏精敏果伉發伏振弛擊姦强摘根節機張鍵閉靡漏毫末一時在勢者爭出氣力引挈之君亦慨然將有以為也而遽止於是豈非命也夫噫嘻命之不可空揣而材難恃以自見也久矣彼蹈汚陵巇剪剪以覬倖其偶得也又左睨石眴而恐失之是本何理哉君世為大梁人曾祖某祖某皆仕金李母氏鄂吞君游

余父子間相厚善將塟使來乞銘余故不辭而銘曰嗚呼張君胡厚其有既不申厥壽亦不昌厥後天耶其偶然耶我又何嗟

欽定四庫全書

伊濵集卷二十四

元 王沂 撰

行狀

張君仲實行述

故兩浙都轉運塩使司知事張君仲實曾祖宗尹宋贈朝議大夫祖繡宋武德大夫閤門宣賛舍人父淦忠翊節先生諱楧字仲寔其先秦州三陽川人五世祖循忠烈王佐宋高宗南遷因家錢塘先生幼而警敏絶人能

刻意學問言動蹈繩墨雖在綺紈不流不侈甫冠學藝大成是時宋社既墟而文物典刑猶存鉅人耆艾士若兵部尚書陳公存參政中書文公及翁禮部侍郎鄧公光薦太學博士劉公辰翁皆降詘年德相與交好譽望四出蓋自景定咸淳間士淫於舉業以磔經破道之學窠龠而風聲之先生獨斬斬於流俗鋭意矯復古學一切掃除芬葩組繡而空之於時翰林承旨趙公孟頫以文墨論議特起東南先生稍後出名疑然角立文辭肆博其學富而醇於經闡明奥旨觝異剗偽與濂洛紫陽表裏而涵浸渟蓄洞見根極大侈厥文閎肆雅奥茹道德之旨達世務之要於詩尤自喜溫麗閒淡氣質渾渾辭非一律横縱窈眇而自合於繩削又何其工也為人廉靖自將尤篤於嗜善其游皆當世秀人偉士與剡源戴表元帥初漁陽鮮于樞伯幾吳興陳康祖無逸錢塘戴祖禹今祭酒巴西鄧公文原善之尤厚其事親以孝聞始終翊節蓄學弗售而先生不事産業基址日益以貧

而竭力致養宜寒燠具豐桑滫瀡弗忍一日去左右其隙則教授學者尸屨鱗鱗然其聞言氷釋觀德心服勸飭礲溉以成厥器甚衆初用舉者起家為抗儒學録非其好也翰林學士徐公琰廉察浙右素聞先生賢甫至致禮與相見器之即薦宜充本朝文學選翰林承旨閻公復亦奇其文雅咏言以賞識二公望崇一世不妄與人數從騎吏入下里舍論談薄晏學士大夫咸多二公之知人而知先生之微求諸人也頃之江淮尚書肴選正江陰儒學尋遷宜興州學教授轉教平江府儒學先職是者轉噤吟尸厥官先生所至端矩矱嚴指誨峩冠逢掖翕然知所樹立庾粟庫錢獒棼剔蠹修明紀綱士得以勸敝得以興而學校風俗為之一變矣大抵先生之學以明斯道澤元元為已任恒謂我之所以自著者在行事不必見諸空言雖官而不遂仁而不年其所設施不足以發厥蘊然其志可知也轉徙郡文學更二十餘年人皆為之歛然而先生怡然不介意每去官歸輙

與學者講貫如平昔若終其身以誨人為樂者平生故人趙侍從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或閒先生一入帝城要塗可跬步至也謝曰親老矣得一席之位以行志三釜之祿以為養斯可矣庸何望其賢以荅盛信先是有以工書薦者拒之曰與其以書進吾寧窮以終也江浙行省丞相府辟掾禮曹今平章高公時參知政事素善先生亦風俾即署時省相月指氣使可驟金石先生固辭卒弗能奪也其正行直道迺如是久之調將仕郎主廣德縣簿丁母憂服除擢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知事談者謂先生宜在朝廷備訪問計簿非厥事而先生處之幹旋綜理若決流抑隊可為後法考績而代不說浙西道廉訪使者曾啟薦曰張楧學完行尊鄉善之劉損齋儔也方朝廷崇儒術尚廉素之時宜特遷江淛儒學提舉以奬恬退不報先生亦以老不復言壬矣以泰定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終於家年六十六蔡於是年三月葬在大慈鄉龍姥池北初宋大理少卿年公嘯號大儒讀

先生之詩曰嗜非今之所謂詩也桐江方萬里於文學少許可以昌黎有李漢紫陽有黃幹擬先生與士大夫以為俞而先生不以標望高人好奬後進一有所長輒誘勵奬藉之以故所成就累累知名嘗手江浙文炳其權衡鄉貢士得人居多嗚呼可謂醇明篤愿之君子矣生平微所嗜好顧喜蓺菊嘗謂所知曰菊貞素孤潔吾庶近之因自號菊存先生未嘗著書其所論述皆因事而襮既歿子獻集其文章詩為學古齋藁若干卷拾遺若干卷其披尋紬繹緝綴今古羣書類聚法制度數造物立器解名釋象曰格物編又如干卷讀者可以知其志之所存也嗚呼先生而位止於斯而年止於斯然能自立於不朽視夫得悖乎道處非其任其彰醜於後者孰為窮孰為達亦可以無憾矣母朱氏娶劉氏句容縣簿流之女繼室牟氏子五人炬爐爓爝燠燭燠前死矣五女子其已嫁者三人梁郭瓚抗吳某婿也其一人未嫁而前死一尚幼也孫七人既葬之三月其游襄陰王沂

序次其言行大畧而歸之先生季子獻噫沂言亦奚益於先生也然先生之殁大夫士識與不識皆聞而哀之則其遺論在人多矣詎無能言居子為之著述俾信於天下後世哉

張居信甫行述

張居諱誠字信甫其先河中人考諱鈞金季徙家華州已而歸其孥河中子四人居其幼也居為人內自勗勵無外飾大抵於仁厚最隆也其事父母養能致其樂喪能致其哀其治家規畫纖悉備具以故於研窮博洽之功未暇也然明敏異甚書一讀輒能通大旨兄三人長甫冠而卒次恕次仁友愛甚篤相謂曰吾等幸鍾世德屋以祠其先春秋祀牲酒器皆不以屬子若孫俯仰齋丁日繁衍微規約何以為觀迺象唐張公藝於堂又樹慄如見其享之若已祭列子婦堂下申柳仲塗之訓咸慄然警懼已而憮然相接其兄既早世居撫其長幼千五百餘指咸得其宜捐重幣延師以教諸子姪入其門

尊安其卑卑慕其尊一時皆稱之其視族人愛以均於衣服飲食自奉尤約至人有急歸我則推財赴之無錙銖顧惜意隣里歲饑輒發粟以救嘗學醫疾者歸之無親疎遠邇皆為之盡其術貧者或資之藥物衣食歲具豆糜食飢者恒百餘人天歷初陝西牧弄兵既渡河居民劒炊朝不謀夕閭里惡子席乱劫掠有掊君金帛之積者兵既定事露或勸君白有司君謝曰聚散物理之常彼先世嘗相好矣吾忍之奚以見諸地下即卒不暴章人以此多之其與人少合所與合不阿其意守令以休沐造其席問起居或詢以政治得失終不能以勢利及也遺戒諸子曰吾昆弟同爨無間言若等克紹吾志即死靡憾君享年七十四娶孫氏子三人長克謹次克慎早世次克寬承襲教世其家為國子伴讀孫二人曰某曰某克寬將以某年某月葬君於條麓之先塋泣且拜請於王沂曰先子有馴行潛德不克顯於世茲將乞銘於浙省叅政祭酒富珠哩公先生其哀而述之余曰

吾雖不與而父接觀若云則知爾父之可銘也謹序次如右

故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魏郡公胡公行狀

維胡公系出於虞有為周陶正封陳者是為胡公其後曰建曰廣以勲名著漢歷魏晉宋齊梁曰質曰昭曰謙之曰奮曰威曰諧之曰僧佑曰穎史繼有書迄公先初為大梁之鄢陵人在宋金繼為顯官天兵墟汴公考提其家渡河故今占籍相州為相之安陽人天興火剽之餘雖鄢陵葬有塋塋有碑其之剝缺不可識而牒莫得而詳然奕世載德畜而不發至公之子侍御史以儒學政事顯名朝廷而胡氏遂顯矣公諱景先字彥明以子貴封奉訓大夫知穎再封朝請大夫同簽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安定郡伯進封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安定郡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魏郡公考諱用璋以孫貴累封嘉議大夫禮

部尚書上輕車都尉魏郡侯母祝氏贈魏郡夫人妻王氏贈魏郡夫人享年八十以致和元年二月六日無病而逝以其年五月十日甲子葬安陽縣孝明村之原祔以夫人王氏子二人曰彝正議大夫御史臺侍御史曰規中書兵部掾女三人長適鄭某次適王某次適李某皆士族孫二人曰伯敬侍儀舍人曰伯壽尚幼也孫女二人長適大司農侯公孫某次適樊某初公考禮部敏達有志操種藝自給以德行化鄉里隣有棗樹垂舍傍棗熟墜地命左右拾以歸其主其厲志如此與人游不矯矯為異亦不翕翕為同以故人莫能親疎久而後知其篤也居嘗愛眉山蘇氏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懽語遂自號曰陶然翁隱居而終祝夫人智識過人遠甚畜焉有夜盲者僮擅面謾市人取直歸以自媚夫人遽云還其直且謝曰童不以質而輒汝紿吾不忍也公承德襲教力學不倦嘗慨然嘆曰辭親干祿孰若竭力以供子職屈己從人孰若隱居以遂吾志

故終身未嘗言仕其事父母養能致其樂喪能盡其哀事兄有過人之行推己屬人無不致其厚兄歿待寡嫂岳氏亦盡禮教畜其孤厚如己子同里人有貸錢為本業子本相埒數十萬貧不能與息主責勢孔棘聲自緡公閒捐家貲俾償之里人泣謝持券納公所公謝火其券歲飢出倉廩以賑其隣里鄉黨既賈又賣田繼之至熟衆將償公辭不受里有喪其子弱家無所有為具衣被棺木斂含以斂藏之經理其子尤盡恩意既長俾有家頓傭以報德公不許盜有竊其牛羊者已而又竊所乘馬公知賊處一不問人嘗具饌公食肉而甘問諸庖人庖人對法以兩釜合以泥封裹中置肉火其頂趾公曰釜得無損乎味於適而器於弊吾不忍其仁厚天性然也其平居則恭謹恂恂遇人不為旺疃或敖而侮之亦不變以故鄉人皆樂其和而畏其莊其長老教子弟必以公為法曰為人如胡公足矣其孤寡饑饉之人相謂曰自胡公亡使吾無所告依其見於言行者如此王

夫人鄔陵望族性行孝謹處內外親疎之際盡其宜事夫能成其孝教子能成其才子官於朝豐顯矣鄉里以為榮而卒亦不見其喜子罷官歸或貧匱以不足於養為憂輒喜曰此吾所以教子也吾敢不安於命哉吾無待於外也其子居禮部喪甫除服匝月起而陝西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時夫人春秋高以就養辭夫人止之曰西臺臨分省四朝廷視為重地且秦中歲凶人相食賢者急病而讓夷而忘父之訓耶無庸我憂也此夫人之德見諸外者如此侍御由丞相府掾起家工部主事職十有二遷為侍御史官十轉為正奉大夫初河南歲大祲使請發倉以賑救者足相躡於道行省拒弗許侍御史時為河南省左司員外郎乃代判省牘擅發米二萬石所活五十餘萬人其僉河西隴北道憲也隴北道近邊吏往往闊畧文法乾沒無所忌侍御按姦發伏振擿利害窮治賕十有一人繩以法濫繫者釋八人豪大吏屏息累足目公曰是不可犯也部內肅然為中書右

司都事西域僧卦釋囚以祓除者內侍奉旨引富民子坐法當死者將縱繫侍御白宰相復置之獄其為御史為員外郎左司也練習朝廷典章故實亦臨事明敏果斷引大體闊細故色和而語莊矯矯無所屈皇上入正大統聖朝故典錫賚親王宗臣庶官衛士金幣帛以萬萬計朞月間舉故典者再用事者憂之請括金民間以充用侍御時為戶部尚書稽內府之隱得郡縣土供之實與夫內帑藏之積羨不足則令塩商入銀以準幣朝度有法若家計然論者多之其為治書也時皇上委任大臣垂拱仰成而侍御振舉紀綱以闡明法度至於以道德勸講傳經啟迪人望物論咸曰是堪重任者是皆履正蹈義所至然樹藝德善在公有不得而辭焉者公之壽考康寧食其祿養而侍御入則侍帷幄贊國論退而承顏侍膳雍容膝下可謂盛矣天之施與善人豈非信哉公既歿如干年皇上嘉公之能教厥子為才臣命明著公之休德遺澤章示萬世以假罷胡氏之子孫於

無窮以勸天下之為人父者侍御將乞銘於御史中丞
浚都馬公以狀來請沂講序次其實可傳於後世者如
右謹狀

哀辭

天台趙公哀辭

天台趙公岳甫遊余父子間二十年與先君交為莫逆
於沂則師友也公既歿之二年先君捐館沂抱痛終天
繇洛南奔喪先友彫喪殆盡公亦邈不可得矣念無以
致其哀者乃為辭以哭之公諱許岳甫其字也上世為
蜀人今為天台人起家以台州文學掾至年七十還改
官八轉為朝列大夫職七遷為期州路治中年七十三
終於家公學博而醇文宏贍而不浮與人交盡其義不
隨時勢冷熱為向背行已居官一於忠厚不馳騁衒鬻
以投世干顯故知之者少而公不易其意也其為溫推
官時樂清縣民陳漁于海宅舟貫其釣鰥陳舞秤以紿
之怒且鬬攫其鰥及囊衣委舟順流去陳賂遺巡徼誣

以剽刼之罪捕得掠俾自誣二人以瘦死獄具公審鞫知其寃即解縱其從九人治巡徼罪狀辭服民歡呼聲動海上以為神明公為政大概類此故所至有遺愛辟曰倬彼赤城仙聖所宮中流日溪屈蟠蛟龍厥林孔良梗楠豫樟虎豹翬翟有炳其章淑靈和清扶輿委鬱萬物不得異人間出篤生我公有蓄弸弸既焯其襮亦宏厥聲寧國之治蘇僵博瘠初以詆去民寔戴德于甌于閩有偉其蹟驅其螯賊以殖黍稷彼疾其驅公車徐徐世懦而恃公恬其居順退以年媚於林泉身為逍遥秀眉蒼顛嘯歌偃側世無不得子孫順慈化其餘澤既壽而康亦熾而昌君子之祥邦家之光彼天如何不俾百年禹鬣峩峩日溪之阡日溪茫茫公豈其藏乘雲跨箕至於帝旁嗚呼天乎既喪吾父又奪夫子撫膺痛哭念我何恃穹穹厚厚有時而毀余心之哀其何能已

祭文

祭魯子翬叅政文

嗚呼天於斯文忍斲喪之胡為哲人相繼而萎多士何以為繩衡天下何以為耆龜此學士大夫所失聲而驚呼涕泣而歔欷嗚呼惟公氣虹電而搽冰雪學河海而文星斗取之既博而成之粹養之以深而稟之厚故其器不止於一能學不期於偏就進位於朝則鳴鳳之儀講道於家則洪鐘之扣既徹牖以並納亦隨林而獨誘如雷雨之先物咸頴發而苕秀流蘋藻以芼頡潔黍稷而饋餾文章之選禮樂之司師氏之位侍從之躋既耀其華厥聲亦馳或阻為崖或巧為機公坦其衷不見瑕疵有穹其勢有赫其威非義所在公不詭隨至於弛張自時進退有義何堂堂而山立忽星隕而飈落嗚呼維公不處死邪吾道之衰乃至此耶乞我同朝朝白同志契濶山川阻親含蘇終天永訣寓此遺酸